不能不忍

[illegible]

COAY Books

目录
Content

- 内容简介
- 作者介绍及编辑推荐
- 媒体评论
- 目录
- 前言
- 我要你做这个世界上，最轻易就能够得到幸福的人（1）
- 我要你做这个世界上，最轻易就能够得到幸福的人（2）
- 我要你做这个世界上，最轻易就能够得到幸福的人（3）
- 我要你做这个世界上，最轻易就能够得到幸福的人（4）
- 我要你做这个世界上，最轻易就能够得到幸福的人（5）
- 我要你做这个世界上，最轻易就能够得到幸福的人（6）
- 我要你做这个世界上，最轻易就能够得到幸福的人（7）
- 我要你做这个世界上，最轻易就能够得到幸福的人（8）
- 我要你做这个世界上，最轻易就能够得到幸福的人（9）
- 我要你做这个世界上，最轻易就能够得到幸福的人（10）
- 只要肯让我喜欢你就可以（1）
- 只要肯让我喜欢你就可以（2）
- 只要肯让我喜欢你就可以（3）
- 只要肯让我喜欢你就可以（4）
- 只要肯让我喜欢你就可以（5）
- 只要肯让我喜欢你就可以（6）
- 只要肯让我喜欢你就可以（7）
- 只要肯让我喜欢你就可以（8）
- 只要肯让我喜欢你就可以（9）
- 我就永远永远地陪着你（1）
- 我就永远永远地陪着你（2）
- 我就永远永远地陪着你（3）
- 我就永远永远地陪着你（4）
- 我就永远永远地陪着你（5）
- 我就永远永远地陪着你（6）

- 我就永远永远地陪着你（7）
- 我就永远永远地陪着你（8）
- 我不会让别人碰你一下（1）
- 我不会让别人碰你一下（2）
- 我不会让别人碰你一下（3）
- 我不会让别人碰你一下（4）
- 我不会让别人碰你一下（5）
- 我不会让别人碰你一下（6）
- 我不会让别人碰你一下（7）
- 我不会让别人碰你一下（8）
- 如果你幸福，让我死都可以的（1）
- 如果你幸福，让我死都可以的（2）
- 如果你幸福，让我死都可以的（3）
- 如果你幸福，让我死都可以的（4）
- 如果你幸福，让我死都可以的（5）
- 如果你幸福，让我死都可以的（6）
- 如果你幸福，让我死都可以的（7）
- 如果你幸福，让我死都可以的（8）
- 爱的尽头会不会就是毁灭呢？（1）
- 爱的尽头会不会就是毁灭呢？（2）
- 爱的尽头会不会就是毁灭呢？（3）
- 爱的尽头会不会就是毁灭呢？（4）
- 爱的尽头会不会就是毁灭呢？（5）
- 爱的尽头会不会就是毁灭呢？（6）
- 爱的尽头会不会就是毁灭呢？（7）
- 爱的尽头会不会就是毁灭呢？（8）
- 爱的尽头会不会就是毁灭呢？（9）
- 爱的尽头会不会就是毁灭呢？（10）

内容简介

内容简介：

受梦境的指引，莫听夏遇到了狄千雪，一个与听夏深爱着、已经死去的女友苏若容貌一模一样的女孩。听夏以为这是改了名字的苏若，于是拼命追求千雪，并发誓要让千雪成为世界上最轻易就能得到幸福的人。

听夏猛烈的追求，使千雪深深地爱上了听夏，可是上天却让他们的爱情之路屡遭波折。千雪只是名义上的狄家二小姐，却不为家人所重视，并遭到哥哥狄罂玄千方百计的折磨和诅咒，只因为罂玄亲手杀掉了亲生哥哥狄罂岚－－那个千雪唯一在乎过的人。尽管罂玄也深爱着千雪，尽管罂玄也在暗中保护千雪，可是折磨、憎恨、恐惧与戒备却仍然牢牢地横亘在罂玄和千雪之间。

一个偶然，千雪知道了自己其实与狄家没有一点关系，于是，与狄家决裂，搬到了听夏的住所。在两人就要开始享受幸福的时候，一个声称自己就是苏若，并了解听夏和苏若交往细节的女孩出现了。就这样，对千雪已是情根深种的听夏，居然鬼使神差地与苏悉牵手了。千雪再次品尝到了被整个世界遗弃的滋味。

失去了经济来源的千雪一边打工一边上学。一次，听夏与苏悉到千雪工作的餐厅就餐，几个人突然出现，以苏悉的生命要挟要砍了听夏的右手。千雪不顾一切地替听夏挡住砍杀，幸好罂玄及时出现，救了三人。这件事，让听夏与千雪的感情进一步升华，但因为苏悉的存在，听夏只能向千雪承诺，双方要做世界上最好的朋友，而不能做情侣。

经过调查，罂玄得知这一切都是苏悉的阴谋，就将此告之听夏，听夏对此一屑一顾，仍然与苏悉交往。顾婷（听夏的母亲）的出现，让苏悉知道自己与听夏竟是同母异父的兄妹。可是，事已晚矣，苏悉又精心地安排了一个车祸，足以让听夏丧命。

苏悉为什么二次三番陷害听夏？听夏能否躲过致命的车祸？听夏与千雪能否有情人终成眷属？而那个一直隐藏在暗处的罂玄又会做出哪些惊天动地的大事呢？

更多精彩，尽在《左岸梦》。

作者介绍及编辑推荐

编辑推荐

一个被宿命拼接的凄美爱情，新浪金奖作者赵洛瑶最新力作！

张悦然、安意如联袂推荐！

体验郭敬明的空灵细腻，抚摸安妮宝贝的清冷绝望，沐浴赵洛瑶的华丽绝美。

题记

一个被宿命拼接的凄美爱情，一段刻骨铭心的记忆。

因为爱你，所以要让你成为世界上最轻易就能得到幸福的人。

佛经上说："宿命是万劫以来唯一的真神。"至于爱情，只是她裙摆下璀璨的珠片，一颗褪色了，其余的继续鲜艳……

作者简介：

洛瑶，即赵洛瑶，新浪第四届原创文学大赛?都市言情奖金奖和最佳人气奖获得者。

摩羯座男生，年纪不大不小，向往外太空生活，最喜欢吃东西、看电影动画片，个性超级超级宅。最喜欢妈妈和D，想要做个让他们觉得骄傲的人。最喜欢与善良真诚的人做朋友，厌恶虚伪做作假惺惺的人，每次看到都会影响食欲。

擅长青春言情，已出版《夏玄雪》。

媒体评论

媒体评论

曾经也有一个笑容出现在我的生命里，可是最后还是如雾般消散，而那个笑容，就成为我心中深深埋藏的一条湍急河流，无法泅渡，那河流的声音，就成为我每日每夜绝望的歌唱。 ——郭敬明 即使你已经不爱我了，即使你已经忘记我了，即使我已经从这个世界消失，我依然会爱着你。 ——明晓溪 大多数人在人群中寻找与自己相似的灵魂，而也有一部分人则会爱上拥有自己渴望却缺失的那部分特质的人。 ——辛夷坞 痛彻心扉的爱情是真的，只有幸福是假的。那曾经以为的花好月圆……爱情只是宿命摆下的一个局。 ——安妮宝贝 原以为不管多少次的爱，总是会把曾经珍藏在心的，但事实却是，新的爱寄长在旧爱之上，吸取其中的养分完成之前所有成长的同时，盛开出更加鲜艳的花，而过去随之凋零，变成枯萎的尸体。 ——九夜茴 最痛苦的是，消失了的东西，它就永远不见了，永远都不会再回来，却偏还要留下一根细而尖的针，一直插在你心头，一直拔不去，它想让你疼，你就得疼…… ——饶雪漫

目录

CHAPTER 1 我要你做这个世界上，最轻易就能够得到幸福的人
CHAPTER 2 只要肯让我喜欢你就可以，只要让我待在你身边就好
CHAPTER 3 如果你能找到我，我就永远永远地陪着你
CHAPTER 4 我就算被打死，也不会让别人碰你一下
CHAPTER 5 如果你真的可以幸福，让我死都可以的
CHAPTER 6 那个爱的尽头，会不会就是毁灭呢?
CHApTER 7 在这个世界上，只有你的喜欢才是我真正想得到的
CHAPTER 8 是不是代替品，我都无所谓
CHAPTER 9 当我想保护她的时候，没人能够阻止
CHAPTER 10 就算见不到，我也还是要在这里等下去
CHAPTER 11 不管怎样，都会一直喜欢下去
CHAPTER 12 即使你不再爱我，我都要记得你一辈子
CHAPTER 13 我最大的愿望，就是能跟你在一起
CHAPTER 14 我爱她，所以我要让她幸福
CHAPTER 15 就算所有人都离开了，我也会陪着你的
CHAPTER 16 这辈子能够被你喜欢着，是我最幸福的事情
CHAPTER 17 作为飞蛾，火就是她的归宿
CHAPTER 18 不管你是消失或是存在，有你的地方，就一定会有我
CHAPTER 19 他说他从未忘记过你

前言

这是一个人的梦，安静的梦。

梦里，只有一间异常华丽的屋子。华丽的地毯，华丽的壁纸，华丽的古董，华丽的水晶吊灯，华丽的木制大床……都很华丽，却又不是最华丽的。因为在这间屋子里，最华丽的并不是这些东西，而是一个人——

一个少年。

蜜色的发丝安静服贴地依靠在他的脸上，皮肤苍白如雪，眼睛紧紧地闭着，高挺的鼻梁下，两片薄唇轻轻地合在一起。

看过他的人都相信，只要他肯睁开眼睛，那层静止在他身上的光芒一定能够立刻灿烂起来。然而，他却一点都没有要醒过来的意思，修长的眉一动不动，似乎睡得很沉，呼吸很慢，慢到让人有些察觉不到。

就像……死了一样。

时间继续缓慢地流淌。某一刻，一股粉红色的风慢慢地从窗户吹了进来，打着旋围绕在少年的身边……

风消失的时候，一位漂亮的少女出现在了少年的床前，微笑着，缓缓俯下身子，柔软的嘴唇轻轻地吻住沉睡着的他。

于是，床上的少年开始不再如同死亡似的安静。他的手指动了动，他的喉结动了动，他的睫毛动了动……忽然，他的眼睛睁开了，水星般明亮的光在漆黑的瞳孔里流转开来，盯着女孩看了好久，久到有一个世纪那么长。手轻轻地动了一下，很吃力、很吃力地抬起来，白皙的手指小心翼翼地触碰着她细细的发丝。这次，真的可以感觉到，柔软的发荡在指尖会有痒痒的感觉！而且，头发下面的皮肤，还有隐隐的温暖！接着，少年的嘴角不自觉地牵动着，开心地笑了起来。

于是，庭院里无数的葵花一下子都开了，夺目的金黄是那么的温暖。

“若……你……是来接我的对不对？”

微笑问着那个女孩，他的眼角边慢慢滑下一滴泪，晶莹剔透，就像质地精纯的水晶。

“能见到你……真好……我还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呢……”

声音里带着病态的沙哑，说得那么绝望，同时又那么愉快。

女孩慢慢地睁开了眼睛，看着他，很用力地笑了一下：“怎么会见不到我呢？我不是答应过听夏吗？就算全世界都离开你了，我也不会离开你。”

“真的？”少年紧张地问着，声音那么局促。

“当然是真的，我什么时候骗过听夏呢？”她认真地肯定着他的疑问。

瞬间，少年笑得更好看了。

“若，我们以后，再也不分开了好不好？这次，我会对你很好很好的……”

“好……可是……”

“嗯？”

“如果我并没有死，如果我还在这个世界上，听夏会去找我吗？”

“一定会啊！”少年说着，轻轻地刮了一下女孩的鼻子。

“那……如果我们再见面的时候，我已经忘了听夏，忘了听夏的样子，忘了自己曾经很爱很爱听夏，忘了自己答应过要永远陪着听夏，忘了曾经对听夏说过的很多很多的话，忘了……”

“没关系。”少年温柔地打断了她的话，轻轻地用手帮她擦去了眼角边的泪，“以前我总是让你难过，你忘记我，是应该的。不过，如果真的可以再见到你，就算你忘了我，就算你彻彻底底地忘了我，我也会永远守在你身边，就算你永远都不会记起我，就算你永远都不会再爱我，我都不会离开你。”

“你发誓”，女孩忽然拉起了他的右手，掰起了中间的三个手指，边流泪边说，“你发誓，如果没有说到做到，就罚你下辈子再也见不到我，还有，下下辈子也见不到我！！！”

“这么狠啊？连下下辈子都不可以见吗？”看着女孩，他装作无奈地微笑。

“当然啊，要是你再不发誓，就下下下辈子都不可以见啦！”

“好，我发誓。不过，若，我已经睡了好久了，差不多快要死了……所以，这个约定就留到下辈子吧。下辈子，我睁开眼睛就去找你，好不好？”

少年微笑地看着女孩，女孩也微笑地看着少年。然后，她慢慢地直起了身子，慢慢地摇了摇头。

“听夏不会死！听夏会醒过来，用最健康的身体去找我，然后跟我一起，很幸福、很幸福地过完一生。”

女孩这样说，说完便在原地轮转起来，如旋舞的陀螺一般，一圈、两圈，越转越快……

忽然，纤细的身体，在某一刻碎裂成了无数的光斑，萤火虫一样飘飞在屋子里。飘飞，然后静止。再然后，风悄悄从窗外透了进来，轻盈的窗纱缓缓地摆动。而那些微光，也在瞬间聚拢，瞬间下降，瞬间进入了少年的体内，于是，他的眼皮开始不受控制地越来越沉，意识也一点点地模糊起来，瞳孔被眼睑彻底覆盖的时候，透明的泪成片落下。

“若……又要离开我了，是吗……求你……不要离开……求你……”

“……梦五街……4号……”

“嗯？若……你说什么……”

“我说－－梦五街4号……听夏要记得哦……我就在那里等你……”

……

你相信梦吗

相信梦的指引吗
相信梦会把那个已经死去的人再次带到你的身边吗
还有
你相信梦是善良的吗
如果相信
那么梦给你的一切都是美好
如果不信
那么所谓美梦都只是巧合

我要你做这个世界上，最轻易就能够得到幸福的人（1）

我要你做这个世界上，最轻易就能够得到幸福的人

我要做你的幸福，即使你现在不需要。我喜欢你，会一直一直很喜欢很喜欢，因为我要你做这个世界上，最轻易就能够得到幸福的人……

星光学院。安静的后操场，视线可及的地方只站了两个人。

“千雪同学……我喜欢你！”一个男生红着脸、低着头，一封情书被两只手臂高高地举着。

狄千雪望着他，脸上有温柔的表情，轻轻接过，小心翼翼地打开，边看边笑：“学长真的很喜欢我吗？”

男生依然没有抬起头，只是一直用力点头。

“那……会一直喜欢我吗？”狄千雪用如同微风一样轻的声音问着。

“会的！请相信我！！”男生说这句话的时候忽然抬起了头，眼神里闪烁着毫不犹豫的诚恳。

“好，我相信你！”说完，狄千雪笑着拉住了他的手，“放学一起回家吧！”

“你真的愿意跟我交往吗？”男生有些激动地问。

“嗯！”狄千雪诚恳地点头。

“真是太好了！谢谢你，千雪同学！”男生兴奋地笑着，然后握紧了狄千雪的手。

狄千雪微笑：“是我该感谢你才对！谢谢你喜欢我！”

然后，男生和狄千雪对望了好一会儿，直到上课的铃声响了才不舍地离去，而当那个男生的身影彻底消失的时候，狄千雪的笑容忽然变得寒冷起来。接着，她从口袋里拿出了一个打火机，慢慢地把那个信封还有两张信纸点燃。狄千雪凝视着它们，黑色的长发轻轻的在背后飘起了几缕。

她的笑，如同暗夜里的精灵一样邪恶。

“真精彩！千雪，你的演技好像又长进了不少呢！”

低沉如大提琴的声音悄然出现。声音的主人，就站在狄千雪的身后，他也轻笑着，笑容里也是黑夜的鬼魅，淡光流动的黑发下，五官精致，似雕塑一般。

他在为狄千雪鼓掌。

“哥……有事吗？”

狄千雪脸上的表情伴随着身后人的出现而停止，声音仿佛也在一瞬间被掏空了全部的感情。

“啪！”

清脆的巴掌声。狄千雪的左脸立刻红了起来。

“我不是你哥！”

此刻，他站在她的面前，用能够让空气结冰的语气说着。他很高，阳光下，他的影子能将她的影子完整地遮住。

“是。”她顺从地应着。望着那张脸，狄千雪还是一点表情也没有。

狄罂玄，他的名字，他是狄千雪的哥哥，名义上的哥哥。

“今天爸过生日，要在家里招待朋友。你呢，记得晚点再回家，他老人家说今天不想看见你！”

狄千雪点头：“好！”

“越晚越好！”狄罂玄说完后，头也不回地离开了。

风，依然安静地吹着。狄千雪淡淡地笑了笑，发丝刮过刚才被打的脸颊，痒痒的。

我要你做这个世界上，最轻易就能够得到幸福的人（2）

放学的时候，那个在后操场跟狄千雪告白的男生来找她，却看见她和学校的篮球队长亲昵地走在一起。

“狄千雪－－你不是已经答应和我交往了吗？你不是说放学一起回家吗？为什么跟别人在一起？”那个男生火大地拦住了狄千雪跟篮球队长。

“你认识他吗？”篮球队长看了一眼面前这个比自己矮了一头的男生，然后温柔地问着怀里的狄千雪。

“我不认识他，而且从来没见过！”狄千雪语气诚恳得任谁都无法去怀疑。

然后，那个男生被篮球队长狠狠地揍了一顿。

结束的时候，那个男生倒在地上问狄千雪为什么要这样对他。于是，狄千雪蹲下去，递了一张纸给他，然后又给他一抹温柔的笑容。

她说：“因为我已经有喜欢的人了啊！”

篮球队长陪着狄千雪在她家附近的公园转了好久，因为狄千雪说她不想回家，她说她今天很想跟他在一起多待一会儿，然后，当她向家的方向望去，那栋房子里所有的灯都灭了的时候，狄千雪跟篮球队长说了拜拜，她说她虽然很想继续跟他在一起，但是她怕再不回家的话她妈妈会骂她。

“你说你有喜欢的人了，那个人是谁能告诉我吗？”篮球队长在临走的时候这样问狄千雪。

狄千雪笑着说：“我喜欢的人就是在这一秒离我最近的那个人啊！”

然后，篮球队长拉着她的手开心地笑着，如同得到糖果的孩子。

梦五街4号，狄宅，这是狄千雪居住了八年的地方。

推开栅栏，站在大门前，微笑着抬头望了一眼光亮惨白的月，狄千雪的笑容与周围的黑暗彻底融成了一体。

“蠢猪，都是蠢猪，无论哪一秒，这个世界上离我最近的人，永远只是我自己啊！”

开门的时候，狄千雪这样自言自语。

的确，狄千雪是只爱她自己的。从她十一岁那年开始，她就只爱她自己。其实，说她爱自己也不完全对，因为爱和被爱都是一件很麻烦的事。而现在的狄千雪，最讨厌的就是麻烦。

门开了，正准备走向那片黑暗的时候，一只手拉住了她，拉住她的是个少年，美若星云的少年。看到他的那一刻，狄千雪的心里竟然生出莫名的温暖，好像有阳光直接透过血肉照进了她身体里阴暗冰冷的地方。这种感觉让她有些微微的恐慌。而他，就站在狄千雪的身后，穿着鹅黄色的睡衣睡裤，光着脚，在她转过身的一瞬间，他忽然地微笑了起来。狄千雪发现，他的笑，似乎比他的容貌还要好看。

“我终于找到你了！”他说，语气无比喜悦。

狄千雪这时回过了神，凝视着眼前的男人，冷笑着抽回了手：“你认错人了。”

很显然，他肯定是认错人了，她记得，除了那个人，除了那个已经离开了很久很久的人，再没人会用这样的眼神望着她，再没人会给她那么好看的微笑。

“……忘记我了吗？”是那个少年的声音，温柔里带着轻轻的忧伤。

“从未记得！”狄千雪说得斩钉截铁。

我忘记你了吗？如果我曾经见过你，曾经看过你的微笑，那么，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

我和你，真的从未见过，所以，我不是忘了你。

只是……从未有过可以记得的机会而已。

我要你做这个世界上，最轻易就能够得到幸福的人（3）

慢慢想着，慢慢垂下眼来，然后慢慢地恐惧起来。狄千雪开始不理解自己，不理解自己为何会对这个素未谋面的他有那种奇异的感觉。不是电影里那种所谓莫名的熟悉感觉，而是……很想熟悉的感觉。

很想熟悉……熟悉他，还有，他的微笑。想着他的笑，狄千雪感觉自己的嘴角也在不自觉地微微上扬着。忽然，想到了什么，于是，唇边的弧度瞬间里变得冰冷。

熟悉？！

最讨厌的感觉不是吗？想熟悉了、熟悉了、喜欢了、依恋了、信任了、离不开了……直到，被遗弃了。一切背叛的始源，不就是这种感觉吗？

很快，她平静地抬起了头，脸上一点波澜都没有，看了一眼少年，慢慢地转过身。她还是喜欢可以永恒的东西，比如眼前的黑暗。虽然在黎明到来的时候，它也会消失，但是只要这座房子还在，只要这个世界还在，它就必然会在下一个夜晚里准时出现。没有过约定，没有过熟悉，没有过很多，但它会在。黑暗比一切都要值得信赖。很早前，她就放弃了对光的欢喜。

……如果我并没有死，如果我还在这个世界上，听夏会去找我吗？

……一定会啊！

……那……如果我们再见面的时候，我已经忘了听夏，忘了听夏的样子，忘了自己曾经很爱很爱听夏，忘了自己答应过要永远陪着听夏，忘了曾经对听夏说过的很多很多的话……

“没关系。”

少年轻轻地说，然后，他重新拉住了狄千雪的手，两组完全不同的纹路开始短暂而快速地契合。

温暖，透过狄千雪冰凉的指尖，在她的身体上飞快地蔓延。

“从未记得过我吗？没有关系。只要，我记得你就足够了。”

很淡的语气，声音里的坚定却那样庞大地存在着。狄千雪再次回过头，看着那个微笑的少年，看着他眼里薄薄的水汽。

“你……喜欢我吗？”

狄千雪问他。声音魅惑，如同在黑暗里寻找食物的妖精。

而他，目光依旧纯净，握着她的手微微用力。

她看见他点了点头。于是，她缓缓地笑了起来，笑容里充满夜的味道。

“假如，我永远都无法喜欢上你呢？”

“没关系。”少年的笑始终安静，白皙的手指轻柔地抚摸着狄千雪的黑发，“只要肯让我喜欢你就可以。永远不会喜欢我，甚至永远讨厌我，都没有关系，只要让我待在你身边就好。”

这样说完，少年小心翼翼地抱住了狄千雪，漂亮的下巴轻轻地抵在了她的肩膀上。

……

一瞬间，少年高大的身体如同阳光一样裹住了这个笑容冰冷的女孩。而她，有那么一瞬间，她心里那个只有自己的世界，静止了一下。

还有，就是在那静止了的一下里，她发现自己……

她，忽然，很想流泪。

只是，她终究是她，终究不是那些纯粹的孩子。虽然还不满十七岁，但是像难过和流泪那么奢侈的表情，她似乎早就已经遗忘了。在很早很早以前就遗忘了，彻底地遗忘了……所以，即使依靠着的胸膛是那样的温暖，她的眼神还是渐渐地清冷了。

我要你做这个世界上，最轻易就能够得到幸福的人（4）

“永远讨厌你都没有关系吗？呵呵，好大方啊，可是，如果我永远都不会喜欢你，那你喜欢我又是为了什么呢？”

她问他，然后抬起了头，微笑着等待他的答案。

他也抬起了头，凝视着那双看着自己的眼睛，心里忽然很疼。

他想开口，他很想赶快说点什么，可是他的心脏却在不停地抽搐，疼得他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只能一动不动地看着眼前的人。

此时，他的瞳孔晶莹如夜空中最美丽的星光，璀璨异常，忧伤异常。

……若，三年前，我也是用这种眼神看着你的吗？那时的你，是不是也跟我一样难过呢？可是，我记得，你当时明明笑得很好看啊……

三年前，盛夏，野外，一望无垠的葵花田。

田埂上，坐着一个名叫听夏的绝美少年。

他在画画。离他不远的地方，坐着一个女孩，金色的麻布长裙，接近透明的白皙脸庞，干净的气息如同空中浮动的白云一样。

她是苏若。她的眼神也很专注，专注地望着听夏。

“我喜欢听夏。”

“我最喜欢听夏。”

“我会一直、一直喜欢听夏的。”

“……”

“哼，我都说了这么久了，你怎么一点反应都没有呢？”苏若不满地嘟起嘴巴站起来，走到听夏身边的时候，轻轻地用手指戳了一下他的脸，“喂！我说我喜欢你呢，你听到没有！！！”

“听到了。”听夏淡淡地说。

“那你为什么不回答我呢？”

“回答你什么？”

“当然是回答我说：你，听夏，也很喜欢、很喜欢我苏若啊！怎么连这么简单的问题都不会回答呢？难道你全校第一的成绩是抄来的？”

苏若理所当然地说完，听夏的画笔停止了动作。

慢慢地转过头，盯着站在自己面前的人。她是个好女孩，而且真的很执著，追了自己那么久，每天都像个跟屁虫一样黏着，而且好像永远都不会觉得累一样。只是，他还是觉得自己没什么理由会喜欢上她。

……喜欢一个人，应该会很累吧。而他，已经很累了，不是吗？

“我不喜欢你。”

他看着她，看了很久，轻轻地说。

“是吗？呵呵，我早猜到了，每次都这样，一点创意都没有。”

苏若的笑容静止了一秒，一秒以后，当她再次笑起来的时候，唇边的弧线也变得更加美好了。

“放心，我会一直喜欢你的，就算你永远都不会喜欢我，就算你永远都会讨厌我，我都会喜欢你，一直、一直喜欢。”

苏若说着，娇小的身体被郊外的风吹得有些颤抖了，但是眼神跟声音却是那样的坚定。

“理由呢？”

“什么理由？”

“你不是说就算我永远都会讨厌你，你都会一直喜欢我吗？理由呢？如果我永远都不会喜欢你，你喜欢我又是为了什么呢？”

我要你做这个世界上，最轻易就能够得到幸福的人（5）

听夏用安静的语气问着她。好久，苏若都没有张口。

“怎么，没理由吗？”

看着愁眉不展做苦思状的苏若，听夏微笑着，眼底透着冷冷的光。

回答不出吗？呵呵，原来她也没什么特殊的地方，跟那些花痴女生没什么区别。真以为那句“喜欢一个人是没理由”的鬼话很动听吗？傻瓜才会信！任何事情都不会没有理由，只是理由的取向不同而已。当然，任何事情也包括喜欢一个人。

“放……”

听夏想跟苏若说放弃吧，却忽然被她的笑容打断。

是的。她笑了，笑得异常好看。

“会一直喜欢一个人不会没有理由，怎么会没有理由呢？所以，从你刚才问我的时候开始我就一直在想，你也知道我很笨嘛，想这么简单的事情都会把脑袋想得很痛很痛，可是，答案还是被我想到了哦。呵呵……”

“怎么，没理由吗？”

狄千雪看着他，轻轻地问。

“我……啊——”

刚开口，心脏忽然剧烈地疼了起来。身体不由自主地倒下去，嘴里不停地大口喘着气，额头上也已经密布了一层细细的汗水。

“你没事吧？！”

俯视着他，狄千雪淡淡地询问。

少年似乎听到了，艰难地把眼睛睁开了一些，望着她，用力地摇了摇头：“别担心……没事的……一会儿……一会儿就好了……”

少年虚弱地说，说完还不忘对着狄千雪微笑一下。然后，他好像昏了过去。原本颤抖的身体安静了下来，表情紧绷的脸慢慢变得温煦

柔和，像熟睡着的婴儿一般。

而狄千雪，她也笑了。微仰着头，看着漆黑的天空，安静地嘲笑着他。

呵。这世上自作多情的人还真是不少。担心？除了自己以外，狄千雪早已经不会对别人动用由这两个字所组成的感觉了。

想着他刚才的话，狄千雪笑着，笑了好久，久到她已经开始觉得累了。看了看手上的表，轻轻地打了个哈欠。该回去了，可笑的事物总是无聊的，而无聊终须结束。

雨滴慢慢密集起来，落在身上是很凉很凉的感觉。慢慢地转过身，脸上的表情，一点一点地消失。

“我要做……幸福……”

他的声音，断断续续的。

于是，狄千雪离开的脚步再次停止。慢慢地回过头，平静的面具瞬间粉碎。

她微笑，似乎……无聊的游戏并没有结束。

“你刚才说什么？”

蹲在他的身边，轻轻地问。她很想知道，在意识不清的情况下，他对自己说了什么。想知道，只是因为好奇。然而——

如果她没有很好奇，如果她没有再走回来，如果她没有被他拉住手，或者，如果她根本没有遇到过这个人，也许一切就不会是这样的了。只是这个世界上永远没有如果，因为这个世界上若是真的存在如果的话，一切都有可能不会存在了。所以，当所谓的如果都被消除了，那么剩下的就是必然了。而往往，必然就是注定。注定相遇的人，必然会有纠缠。就像他跟她，就像她自愿地蹲在他身边，自愿地听他用那种能让人流泪的温柔声音跟她说：“我说……我要做你的幸福……我要一直一直喜欢你……很喜欢很喜欢……我要你做这个世界上……最轻易就能够得到幸福的人……”

夜风，狂乱地在两人之间吹过，然后，她的世界忽然在某一刻寂静起来。

我要你做这个世界上，最轻易就能够得到幸福的人（6）

“你叫什么名字？”

“听夏……”

“听……夏……”

“对……是听夏……听夏会是……这个世界上……最爱你的人……”

忽然，一滴雨水落在了狄千雪的眼角。

“啪！”

细若无声地溅开，然后，成片地流下。

“我说会一直喜欢你，就算你永远都不会喜欢我，就算你永远都会讨厌我，我都会一直喜欢你，理由就是……”

苏若轻轻地说着，轻轻地踮起了脚尖，嘴唇轻轻地靠在了听夏的耳边。

她说了什么，除了她自己还有听夏以外，谁都没有听到。所以，当苏若的嘴唇离开了听夏的耳边时，也只有他们两个的世界静止了。

当时间再次开始流淌的时候，野外的风也动了起来。阳光下的葵花田里，一对少年男女站在那里。女孩拉着男孩的手，温柔地笑着。而男孩，他的表情很复杂，好像在很仔细、很仔细地聆听着什么。

怦、怦、怦……

是心动的声音，而他所聆听的，应该就是这个声音。

于是，那年，那个夏天，那个葵花田，那个绝美的少年，第一次对着那个穿着金色衣裙的少女心动。

……我要做你的幸福，即使你现在不需要，我也会一直陪着你，站在你的身后。当你有一天忽然觉得寂寞，忽然很需要我这个幸福的时候，你只要回过头，就可以很轻易、很轻易地得到幸福。我喜欢你，会一直一直很喜欢很喜欢，因为我要你做这个世界上，最轻易就能够得到幸福的人……

看着躺在自己床上的听夏，狄千雪忽然觉得自己并没有想象中的那样了解自己。

竟然把一个素未谋面的男人带回了这个家！从没想过自己的胆子竟然可以这样大，看来，人类的潜能果然是有待开发的。不过，幸好侧门的佣人不在，所以，她所做的这一切并没有被发现。

看着窗外瓢泼的雨水，狄千雪在想，如果刚才就那么把他扔在外面的话，他也许明天一早就会死掉了吧。

“我只是不想让他死而已！”

换衣服的时候，狄千雪这样跟自己说。只是，自己什么时候开始会在乎别人的死活了呢?

望着熟睡的听夏，无奈地叹了口气。刚在沙发上躺下，电话就响了起来。有那么一瞬间，狄千雪以为自己的呼吸停止了。迅速地跳起来后急忙用被子把听夏的身体整个罩住了。恐惧感让她有点后悔带回了这个麻烦。

遮盖完毕后，快速地站在了镜子前，撤去了脸上所有的表情，包括惊慌。

“喂，您好，我是狄千雪。”

拿起电话，语气还是惯常的波澜不惊。跟她想得一样，是他，只会是他——

狄罂玄。

“下来陪我！”

他的声音带着浓重的酒气，冷漠的，却与白天时略有不同。但在狄千雪听来，应该是一点差别也没有的，同样地让她感到恐惧。

“已经……很晚了，不是吗？”

我要你做这个世界上，最轻易就能够得到幸福的人（7）

微微颤抖的语气，卑微的。住在狄家已经快十年了，面对他，她仍是一点改变都没有。在他面前，她觉得自己就像个奴隶。或者，在他的心里，她根本就是个奴隶。

“我说，下——来——陪——我——！！！”

野兽似的低吼，声音犹如夜晚捕食的狼一般。

“今天我身体很不舒服，可不可以……”

“你是在邀请我上去吗？”

狄罂玄的声音透着淡淡的冷。

望着躺在床上的听夏，狄千雪慢慢地闭上了眼睛：“我马上下去。”

“很好！”带着笑意的声音。他似乎很满意这个答案。

房门合上的瞬间，狄千雪看见听夏踢开了盖在身上的被子。

屋子里有点冷，他应该不会着凉吧？

她这样担心着，同时又觉得好笑。自己已经是自身难保了不是吗？而且对一切都漠不关心的她怎么也开始在意起这种事情来了？

想着，狄千雪轻轻地给了自己一抹笑——嘲笑。

楼下。出去的时候，门口的佣人面无表情地递给了狄千雪一把伞。

她依旧笑着，却并没有接。要伞干什么，见了他还不是一样要淋雨，索性不如尽早适应来得好。

笑着推开门，夜风夹着雨雾吹在她的身上。很冷，却没有什么所谓的不适应。雨应该已经下了很久，却依旧没停，如同那个人给她的折磨一样。

四年，四年过去了，每个雨天都是要这样才能过去的吧？！

轻松地走进雨幕里，身体瞬间被寒冷覆盖。

微笑，她永远都是微笑着的，甚至最开始的那个微笑还没结束，其他的微笑已然开始。

庭院里，狄罂玄坐在吊椅上，同样地没有打伞，墨色的发贴在美丽的脸上，身上的白色衬衫早已被雨水湿透。他的脚下至少有十几个已经被喝光的空瓶子，而他，还在不停地往嘴里灌着那微苦的液体，让它们和着雨水一起流进身体里。

忘记了，忘记了是从何时开始，如果不是这样地喝酒，他便不能够像别人那样安睡。

“哥！”

狄千雪清冷的声音从头顶淡淡地传来。

不自觉地打了一个寒战，狄罂玄抬起头，看着那个站在自己眼前的人。

她应该很冷吧，不然，她的唇色不会那样苍白。只是，即使是这样地站在寒冷的雨夜里，那单薄的身子仍然不曾有些许的瑟缩，依旧那样执著地倔犟着。

狄罂玄就这样望着她，深深地望着，慢慢地喝光了手上的最后一瓶啤酒。

“当！”

铝制的瓶身脱离开了他手指的牵制，掉在地上发出微弱的撞击声。而他，缓缓地站起身，一步步地靠近她。微笑，如夜一般鬼魅的笑容悄然出现在他的唇畔。

“啪！”

这是与笑容同步出现的声音，是手掌与脸颊相撞发出的声音。

清脆、悦耳。

狄千雪在听到之后觉得非常满意。从不知道漫天大雨是为何而下，也许，只是为了让耳光更加响亮吧。这样想着，狄千雪脸上不变的微笑开始更加动人。

我要你做这个世界上，最轻易就能够得到幸福的人（8）

“我不是你哥。”

他淡淡地说，似雾气一般。

“对不起，主人。”

她不动声色地改口。狄千雪从来都觉得自己是个很听话的下人。只是，听话的下人未必不会说错话做错事情，而下人做错事的时候，通常都会得到主人的惩罚。就好像现在——

又是一记耳光。

只不过，这次狄千雪没有站住，然而跌在地上的时候，她仍然没有伸手去摸自己的脸。不是不疼，她只是觉得，不去触碰，不去在意，已经是她能够留给自己最后的尊严了。

“主人？嗬，就那么愿意当宠物吗？”

还是那么淡的语气，目光却像利刃在剜肉一样地落在狄千雪的身上。

然而，习惯了的她，早就没什么感觉了，重新站起来，微笑：“请问，有什么吩咐？”

迎上他的眼神，她卑微、尊敬地凝视着他。只是，深深了解她的他怎会不清楚。她根本没有在看他，她只是透过他在看着一个无关紧要的地方而已。从最初便是这样，大概，在她的眼里，他比无关紧要还要无关紧要很多吧。这样想着，他低低地笑起来，笑容渐次地扩大，直到某一刻忽然停止。

然后，他吻住了她。跟每次一样，疯狂地在她唇齿间掠夺。本能地抗拒了一下，仅仅只是一下而已。接着，狄千雪闭上了眼睛，雨水疯狂地在她脸上流淌着，如同他疯狂的亲吻一般。

“不在乎吗？那么四年前为什么还要挣扎呢？”

他的声音，缓缓的，冷冷的。

又要开始了吗？这样的重复已经四年了吧。狄千雪想装作不在意，但她的身体却仍然不受控制地绷紧了。

不要！不要说！我忘了！我全都忘了！

她在心里这样跟自己说，很大声很大声地说。

“怎么？忘了吗？那么让我来告诉你好了。你，狄千雪，如果四年前也是这样毫不在意让我玩弄的话，他就不会死了……”

“不要——”

她咆哮了出来，瞬间张开的眼睛透出的是浓重的悲伤。

“不要什么？该说这两个字的人是我吧？不要——不要忘记，如果当年被我压在身下的时候你没有挣扎着大喊大叫，罂岚就不会死了！”

非常精准地发着每个音，他的话清晰到不能再清晰地传进狄千雪的耳朵里。

“是你杀了他！是你！”

“是我又怎样？他死了，我却活着。呵呵，恨不得你死的狄罂玄还活着，可对你温柔的狄罂岚却已经死掉了四年。呵呵，你说，这个世界是不是很美好，啊？”

“不——”狄千雪绝望地嘶吼着。

而他，看着已经完全崩溃的狄千雪，忽然笑得异常开心。他要的，他想看到的，也许就是狄千雪崩溃的样子。而想要的得到了，就应该离开了吧。每次都是这样的，不是吗？

狄罂玄对着她，残忍地扬起嘴角，摇晃着身子一步步地离开。他的手紧紧地攥着，随着雨水，有深深的红色不断地滴下。然后，在雨水里一点点地变淡，直到消失。

至于狄千雪，似乎并没有哭，她只是如同一只被遗弃的洋娃娃一样破碎地仰卧在地上，用力地晃着头，嘴里发出的声音是喑哑的。还有，她的手掌此时正拼命地压在耳朵上。

没错！她不想听到！就是不想听到！什么也不想听到！然而当狄罂岚这三个字出现的时候，那些她以为自己已经遗忘的无数个片段还

是不受控制地涌进了她的意识里。

我要你做这个世界上，最轻易就能够得到幸福的人（9）

罂岚，罂岚，罂岚……

……那个笑容柔美如同三月樱花初开时让人觉得温馨的少年，他的身体如今早已化作尘埃，即使没有灰飞，也只是容身在那方寸之地里，永远也不可能如同四年前那样鲜活地微笑了。

他死了，就死在这个庭院里。

那天，她醉了，还差一点就被罂玄强暴，幸亏罂岚及时出现救了她。其实她也忘记了具体的内容，只记得，醒来的时候，罂岚就躺在自己身边，满身是血，他们的前面跪着衣衫不整眼神呆滞的罂玄。他的手上，拿着一块石头，石头上尖锐的地方，有鲜红的血……

然后，从那天开始，狄罂玄每个雨夜都会与她一起上演一场关于回忆的游戏。

某一刻，狄千雪忽然停止了身体的所有动作，如静止一般仰面凝视着天空。雨水砸进眼睛里，眼睫不受控制地轻颤一下，于是，雨水似雾似汽悄悄氤氲在面颊上，又瞬间与大片的雨水融合，在下一个瞬间迅速地滑下。

“罂岚哥哥……罂岚……哥哥……真的是千雪害死你的吗？真的是吗——”

悲伤的声音，如同鬼魅的幽怨，夹杂着雨的哀鸣充斥在整个花田里。

“罂岚哥哥，是你吗？千雪……好想你啊……好想你啊……”

模糊间，好像又看到了那个温柔的影子，永远那么安静地对着每一个人微笑着。

八年前的那天阳光很明媚。

那天，她第一次跟着母亲走进狄家的大门。而她，不喜欢这屋子里的每一个人，包括站在狄烈身边的她的母亲。那个把她带到这个世

界上的女人，从进入那扇大门开始便不再看她。她卑微得如同狄家的佣人。甚至，她好像还不如那些佣人。

而狄千雪最讨厌的，还是那个笑容顽劣的男孩子，大家都叫他小少爷。

原来，母亲口中那个狄烈最在乎的小儿子就是这副模样的。跟想象中的一点差别也没有，除了比想象中漂亮很多很多以外，其他的都差不多。哦对，还有，他似乎比想象中更讨厌。因为他在千雪没有任何防备的情况下就亲吻了她，尽管只是脸颊，但千雪还是很讨厌，非常的讨厌。不过，有一个人对她来说却是特殊的。

狄罂岚－－狄烈的长子，年长狄罂玄五岁的哥哥，狄家的大少爷。

他的眼神温煦柔和，看着她的时候，一点怪异的感觉都没有，而且也没像罂玄那样地捉弄她。他只是轻轻地走到她面前，微笑着，手掌宠溺地摩挲着她的黑发。

他对她说："千雪，欢迎你加入这个家！"

那一刻，九岁的千雪第一次觉得人的声音跟笑容竟然也可以是这样的美好与善良。从此，她开始不自觉地想要接近那个人。那个人微笑的时候，她也跟着一起微笑，心里的喜悦一下子好像膨胀起来了一样，开心的；那个人沉默的时候，她也跟着一起沉默，心里的忧伤会如同闪电一样飞速地蔓延，伤心的。

我要你做这个世界上，最轻易就能够得到幸福的人（10）

至于那个人对她，就像小时候睡梦中美丽善良温柔的梦神一样。总是在她觉得寒冷的时候给她最温暖的拥抱，总是在她流泪的时候用温柔的微笑抚平她的难过，总是在她被欺负的时候及时出现帮她解围，给她撑腰，总是在她感觉孤单的时候出现陪她一起说话直到她开心为止……那个人，总是那么温柔，那么体贴，那么安静，那么云淡风清。

小小的千雪不知道自己对他是不是大人们嘴里的爱情。她只知道，这个世界上，只有他才是真正对她好的人，只有他没有瞧不起她，只有他真正在乎她，只有他相信她并且从不欺骗她。还有，只有他，肯对自己那么好看那么温柔那么宠溺地微笑。

他是上天派来给她的守护神。狄千雪一直都是这样觉得的。那个时候，也就是狄千雪还有狄罂岚陪伴，她还很幸福的时候，她从未想过，守护神有一天也会死。如果她想过，她就一定也想过自己如果离开了守护神应该也会死。然而，四年了，那个笑起来如同三月樱花初绽般美丽的少年已经死去四年了。可是狄千雪，尽管活得那么痛苦，她却依然活着。

“千雪，不管怎样，都要活着，只有活着，才有希望。”

这是他跟她说的话。而那时，她答应了他。所以，即使再难过，她都依然活着。

有时，活着也许只是为了守约而已。

雨，渐渐地稀疏了。

狄千雪脸上的水迹，也一点点地减少。忘了是多久以后，她，终于再次地微笑了。挣扎着站起来，脚步蹒跚地按着原路往回走。

“听夏……”

某一刻，她忽然低低地喊了一次这个名字。

再次推开门的时候，你会不会已经离开了？或许，你从未出现过，你的出现也只是一种长久期盼的幻觉？又或许，你出现过，但现在已经消失了，就像当年那个人一样，无声无息地就没了……

狄千雪慢慢地想着，心脏不停地抽痛，微笑不断地变换。

只要肯让我喜欢你就可以（1）

只要肯让我喜欢你就可以，只要让我待在你身边就好

是承诺吗？只是，承诺的话，会不会也有被改变的那一天呢？

承诺的时间越久，那个承诺就越不容易实现，也越容易让诺言变成谎言。

那么，一辈子，应该是一个人对另一个人最久的承诺了吧……

二楼。狄罂玄的房间，一个美丽的少女站在窗前。当狄千雪的背影消失在她的视线里以后，一直被她右手托着的浅灰色窗纱缓缓地落下。

“她回去了。”

转过身，对着坐在床上的少年淡淡地说。

而少年，没有任何的表情，甚至连头都没有抬起来，只是条件反射似的点了点头。

他，便是那个白天时笑起来比毒花还艳丽的狄罂玄，然而此时，嚣张不再，邪魅不再，他有的只是安静，一点气息都没有的安静，仿佛只有头发上不停滴落的水珠是活的。

“哥，别再这样下去了，好不好？四年了……四年了还不可以结束吗？”

少女缓缓地走到狄罂玄的面前，缓缓地低下身子，缓缓地说。

浅浅的笑，无奈且忧伤：“应该别再这样下去了吗？罂语，你希望我别再这样下去了，是吗？那……我是不是该去死。杀了人，应该要偿命吧，就算那个人是从小就很疼我的大哥，我杀了他，一样还是要偿命吧，我……”

“哥！”少女红着眼眶厉声打断了狄罂玄的话。

她——狄罂语，是小罂玄一岁的狄家大小姐，名副其实的大小姐。

“害死大哥的人不是你，如果真的要偿命，也应该是她陪命给大哥，哥，你……”

“罂语。”再次平静低沉地叫着这个名字，眼睛里却渐渐地腾起了白天时的煞气：“我想自己安静一会儿，去休息吧。”

“哥……”

“去休息吧！”

望着眼神冷漠的哥哥，狄罂语慢慢地站了起来，转过身的时候，眼泪飞快地落下。

“罂语，千万不要做让我讨厌的事。”

狄罂玄冰凉的声音，在罂语准备推门出去的时候安静地响起。

“哥，我……”

“记得我很早以前就说过，凡是想要伤害她的人，就算死我也不会放过，希望你不要忘记。你是我唯一的妹妹，所以我从没想过要伤害你，但也请你不要伤害我，你应该知道，为了她，我什么事情都愿意做。”

平淡的语气，似乎是在叙述着一件很普通的事情。然而，只有狄罂语清楚，这是警告，每个月总会出现几次的警告。即使，她从未想过要去伤害那个人，那个被自己哥哥看得比命还重要的人。

“如果伤害她的人是你自己呢？”

房门关上的时候，狄罂语哽咽着把这句话留给了屋子里那个寂寞的人。

然后，狄罂玄觉得世界仿佛一下子空了，身体像是虚脱一样地倒在了床上。

慢慢地，他合上了眼睛。

“伤害她的人，我统统都会让他们生不如死！”

十一岁时的狄罂玄，第一次云淡风清地说出了这个他此生仅有的誓言。

只要肯让我喜欢你就可以（2）

然而，一直以来，给她伤害最多的人，也正是他。

只不过，他的誓言依然牢固地存在着。

因为，从他开始伤害她的那一刻起，他就一直是生不如死的。

从四年前，一直到现在，他始终都是——

生不如死的。

“如果伤害她的人是我自己呢？呵呵，伤害她的人，不是一直都是我吗？可是，如果不是去伤害她的话，我该怎样面对她呢？呵呵……狄千雪，我恨你，恨你，恨你，恨你，恨你……狄千雪，我恨你……狄千雪……对不起……千雪……对不起……”

沉睡的时候，周身的水汽已经干得差不多了，只有眼角依然湿湿的，即使梦里的世界是九岁那年第一次见到千雪的那个充满阳光的下午，他的眼角也仍然没有干。

或许阳光能够晒干水分，却不一定能够晒干眼泪，然而就算阳光能够晒干眼泪，却一定不可能晒干悲伤。

浴室里，弥漫着温热的水雾。

手慢慢地在模糊的落地镜上擦了两下，于是，狄千雪很快便看见了自己微笑着的脸。

轻轻地转了一圈，如同身穿华服的模特一样，然后，狄千雪看见自己笑得更开心了。只不过，此刻她的身上却是一丝不挂的，没有华服，有的只是刚才被碎石摩擦出的伤痕，被热水除去了上面的微尘，露出了夺目的红，如同朵朵盛开的蔷薇。

微笑着，当花洒不再流出水来的时候，她开始用浴巾擦拭身体，没有特别的小心翼翼，只是如同每次洗完澡那样很随便地擦着。伤口被不断地触碰着，不是不疼，只是她习惯了，真的习惯了，现在的狄千雪早已习惯到对自己的身体都开始冷眼旁观了。

“你他妈不是人！”

狄罂玄经常这样骂她，而她也从未否认过。没错，狄千雪的确已经很久没有把自己当人看了，因为她觉得，当人是件很累很麻烦的事情。而狄千雪不想让自己那么累，也不想让自己有麻烦，所以，她宁愿不做人。

从浴室出来的时候，狄千雪看见听夏身上盖着的被子都被他踢到了地上。

“真是个麻烦！”皱着眉头这样说，却又不经意地笑了起来，很轻很淡地笑了起来。

重新帮他盖好被子，又探了探他的额头，确定没有发烧以后，狄千雪准备去沙发上休息。然而，还没有等她站起来，她的手就已经被听夏给牢牢地拉住了。接着，整个人也在他的牵引下飞快地倒进了他的怀里。

“你……”

狄千雪厌恶地推了推他，而她的挣扎也让听夏将她抱得更紧了。

“不许跑，都找到你了……找到了，就不许跑了……”听夏温柔地在狄千雪耳边说着，然后亲了亲她的额头，然后甜甜地笑了笑。

“我不是你要找的人，你放手！”

“你是，你就是我要找的人，只有你……才会对我这么好……”

“我没对你好。”狄千雪冷冷地回答。

“只要不再离开我，就是对我很好很好了……”这样说完，听夏似乎又进入了沉睡中。

而狄千雪也不再挣扎，折腾了那么久，已经很累了，不是吗?

于是，安静顺从地依偎在这个温暖宽大的怀抱里，狄千雪微笑着合上眼睛，慢慢地也睡沉了。

“是你吗？若，我终于找到你了，对不对？那么这次，我们再也不要分开了，好不好？！”

“是我，罂岚哥哥，你真的回来了吗？千雪好想你，这次，你能不能不要再离开了？！”

“……嗯，不离开。”
“……好，不分开。”
呓语中，约定给了彼此一个漫长的誓言。
于是，不约而同地收紧了紧抱着对方的手。

只要肯让我喜欢你就可以（3）

于是，属于错位的幸福的帷幕，悄然拉开。

英国，伦敦郊外。

若芋庄园二楼的窗边，一个黑发少年静静地站在那里，痴痴地望着窗外发呆。

至于窗外，简直就是一片海芋花的海洋。淡淡的雾气里，翠绿的花叶上，海芋宁静地绽放着，每一朵都如同酣睡的天使一般，让人在看到的刹那，心也会跟着宁静。而且，这里的海芋花虽然外表与其他品种没什么差别，但是给人的感觉却很不一样。那种弥漫在花叶间的忧伤与迷恋，很淡，却在淡然中充满坚决，如同深情的男子对所爱之人不悔的痴狂。

“若海芋都开了，如果你看到的话，会很开心吧。”

某一刻，那个少年轻轻地开口，声音温煦柔和。

“少爷，时间不早了。老爷吩咐过，不要让狄家的人等太久。”

楚家管家不知何时已站在了少年的身后，语气谦恭地提醒着。

“知道了。”缓缓地点了点头，转过身，走了两步，又停了下来。

回过头，对着那张镶嵌在精致相框里的照片好看地笑了一下。

“若，等我哦，我很快就会回来陪你，放心，只要有我，永远都不会让你寂寞的……”

少年很慢很慢地说完，然后低下头又抬起头，最后看了一眼才不舍地跟着管家走出房间。

至于那张照片，依然安静地挂在靠窗的墙壁上。背景是一片金色的葵花田，前景是三个站着的人，两个男生一个女生。男生都是表情拽拽的样子，唯独那个女生在笑着，笑容明亮灿烂得如同阳光一样。

它所显示的日期是二零零一年，日期的下面不知是谁用那种很Q的字体写了六个字：我，听夏，“楚烦人”。

中国，哈尔市。

清晨，天气晴。

“我唱歌给你听，好不好？”

早班巴士上，狄千雪忽然这样跟那个个子高高的篮球队长说。

“好啊。”

篮球队长受宠若惊地点了点头，看着狄千雪的眼神是温柔的。

于是，狄千雪轻轻地笑了笑，慢慢地把头靠在车窗上，晨光带着金黄色的温暖，安静地铺洒在她白皙的脸上。

“……

啦啦啦啦

啦啦啦啦

啦啦啦啦啦

我们就这样

各自奔天涯

……”

从轻轻地开始唱，直到低喃，直到声音消失，狄千雪都只是反复地唱着这几句。

“唱完了？”

篮球队长在某一刻这样问。

狄千雪缓缓地转过头，看了看他，点了点头，然后在把头转回去的时候扬起了脸，眯起眼睛望着窗外属于早上的灿烂天空，始终微笑着。她记得，三天前的早上，她醒来的时候，也是这样的阳光……

只要肯让我喜欢你就可以（4）

那天，她慢慢地睁开眼睛，坐起来，然后慢慢地笑。是的，他离开了，那个叫听夏的少年，那个说要成为她幸福的男孩子……消失了。

悄无声息地，就像当年死去的罂岚一样，都是在她睡着的时候就离开了，她记得，罂岚离开以后，她哭了，伤心欲绝。同样地，她也记得，听夏消失以后，她笑了，异常开心。就像现在一样，身边坐着一个看上去很喜欢她的男孩子，不停地跟她讲着她根本就没去听的闲话，而她，只是笑着，让自己看上去是那样的开心。

其实，很多时候，开心只是一种状态，一个人在笑，那么其他人肯定会直观地认为她在开心。不过，那些人一定是幸福的人，因为只有幸福的人，才会看到别人笑就以为那个人是开心的，只有幸福的人，才不会知道，那个人，那个灿烂微笑着的人，很有可能是因为无奈，所以，才会笑得那么荒凉，那么绝望，那么无所谓。

走下车的时候，即使是平静的狄千雪，也还是有些目瞪口呆。

此刻的星光学院，只能用人山人海来形容，密密麻麻的人群把原本宽敞的校门围得水泄不通。至于这些人基本可以简单地用“她们”这两个字来概括。而她们，都是清一色的少女。身上穿着不同的校服，脸上的表情却都是一样的兴奋，甚至有些已经开始喜极而泣了。

“夏夏好帅啊——”

“夏夏好美啊——”

“永远支持夏夏——”

“永远喜欢夏夏——”

“我爱你，夏夏——”

“我爱你，夏夏——”

震耳欲聋的呼喊着那个让她们疯狂的人。狄千雪虽然掩着耳朵，却还是能够听得到。

夏夏……听夏吗?

当篮球队长终于带着她突围成功冲进校园的时候，狄千雪看见了那个人。

是错觉吗？看到的瞬间反射性地低下头，然后，当她再次看向那个人的时候，视线便再也没有离开过。直到那个人被众人簇拥着离开。

原来……真的是他！

“我终于找到你了！”

“从未记得过我吗？没有关系。只要，我记得你就足够了。”

“只要肯让我喜欢你就可以。永远不会喜欢我，甚至永远讨厌我，都没有关系，只要让我待在你身边就好。”

“我说……我要做你的幸福……我要一直一直喜欢你……很喜欢很喜欢……我要你做这个世界上……最轻易就能够得到幸福的人……”

“……听夏会是……这个世界上……最爱你的人……”

听夏，那个漂亮异常，如同漆黑夜空里璀璨星芒的少年。他刚才就站在狄千雪的正前方，依然还是淡定如云的表情，眼神明亮且清澈。只不过，这一次，他没有在她看到他的时候拉住她，甚至，他连看都没有看她一眼。其实也不能怪他，被众人仰望着的时候，怎么会在意平凡而渺小的她呢?

在人流追随着那个人的身影从身边呼啸而过的时候，狄千雪慢慢地低下了头，安静地微笑起来。

“骗子……幸好当时没有相信你……所以……你没有骗到我哦……狄千雪才不是那些白痴……狄千雪才没有那么好骗……”

只要肯让我喜欢你就可以（5）

狄千雪反复地在心里这样跟自己说。

听夏的名字叫莫听夏，十二岁时便凭借名画《星云》蜚声国际，被誉为拯救油画艺术危机的天才少年，十五岁的时候，更是凭借各科成绩优异而被麻省理工学院破格录取。至于背景，国际顶尖财阀——莫氏企业的创办人，就是他的亲生父母。

听着身边人群里的议论，狄千雪这样为他总结，而当她重新抬起头的时候，表情没有丝毫改变。

上午的第一节课被临时取消，换成了欢迎听夏的媒体招待会。

广场上，星光学院所有的学生都聚集在这里。他们的头都不约而同地微微扬着，眼睛都是一眨不眨地凝视着广场前方的舞台。舞台中央，巨大的屏幕里滚动着无数幅风格迥异的画。终于，滚动的画面伴随着出现的那张绝美的星空图而静止。

于是，那个少年，他带着淡淡的表情走上了舞台，明媚的晨光似乎都因为他的出现而开始暗淡了起来。

“夏夏——”

“夏夏，我爱你——”

“永远支持夏夏——”

“……”

瞬间，女生们的尖叫和呐喊声再次充斥了整个校园。而听夏，他从上台的那一刻开始便不停地张望，好像在寻找着什么。

……你在吗？……

……也在看着我吗？……

……现在的你，在望着我的时候，眼神还是跟以前一样的专注吗？……

他暗暗地问着自己，不停地问，心也不停地跳。终于，当他的视线不再挪动的时候，他淡淡的表情里，忽然地多了一抹淡淡的笑。让

他目光安定下来的地方，站着一个女生，也是淡淡的表情，还有，她可能是唯一一个没有尖叫的女生吧。

她，是狄千雪，是让听夏狂乱的心跳在刹那里安静的人。

“他笑了耶！”

“是啊，好帅啊！”

“他好像在看我吧！听夏在对我笑吗？”

“臭美！他是在看我好不好？夏夏是在对我笑呢？”

“你们懂什么，夏夏站的那个方位是正对着我的，所以，他是在对我笑！”

“……”

突然出现的微笑让少女们更加疯狂。于是，整个广场都沸腾了起来。

而狄千雪，她此时已经与听夏四目相对好久了，她知道他是在对着自己笑的。

只是……狠狠地瞪了他一眼，然后便迅速地移开了视线。

他是想让自己也如同那些蠢女生一样的对他疯狂吗？做梦！！！

狄千雪这样跟自己说。

“请问，是什么原因让您决定放弃美国那边的学业而回国就读呢？”

这是媒体问答开始后的第一个问题。当然，这也是所有人最感兴趣的问题之一。放弃美国顶尖大学而回到星光学院，如果理由只是单纯因为个人兴趣的话，显然不可能让人信服。

“为了一个人。”

看着狄千雪，听夏的笑容依然浅浅的。

于是，广场上的女生们第N次地激动起来。

“请问，那个人是星光学院的学生吗？”

只要肯让我喜欢你就可以（6）

笑容扩大，淡淡地点点头：“是。”

“那……请问，那个人现在是否就在广场上呢？”

“是啊，她就在这里，我正看着她呢！”

目光安静坚定地看着狄千雪。

“请问，能否把她的名字告诉我们呢？”

有媒体这样发问。接着，广场上瞬间变得安静，每个女生都在压抑着自己的呼吸。望着听夏，她们都希望自己就是被听夏寻找的少女。

“是我吗？难道在那个浪漫的雨天里与我错身而过的人就是听夏吗？他是在那一刻爱上我的吗？”

一个满脸雀斑的女生傻傻地笑着，轻轻地说，完全陶醉在了自己的世界里。

“臭美！”

“丑八怪！”

所有女生一起愤怒地瞪向那个雀斑女孩。

只是，她们每个人的心里，或许都是在这样地幻想着吧——

一个浪漫的雨天里，也许是早上，也许是夜晚，在不经意间邂逅了那个完美的王子，而王子，早已在她浑然不觉时深深地迷恋上了她……

望着听夏，少女们的眼神痴痴的。同样地，望着狄千雪，听夏的眼神也是痴痴的，带着宠溺，带着温柔。

三天前。

他在她的房间里抱着她睡了一夜，记忆里，似乎已经好久没有这样安稳地睡过了。所以，当他睁开眼睛的时候，窗外的天光已经把整个屋子都明媚起来了。他喜欢早晨的阳光，因为那会让他很自然地想到那个人清新的笑，那个温暖而明媚的微笑。小心翼翼地抽出自己的

胳膊，小心翼翼地坐起来，小心翼翼地为那个依然熟睡的人盖好被子。然后，小心翼翼地坐在地上，静静地凝视着那张他以为再也不会看到的睡脸。不自觉地抬起手，轻轻地抚摸着她的头。然后，他看见她笑了一下。

“若，我终于找到你了！”

轻轻地说，很小声、很小声。接着，他笑了起来，一点声音也没有，却又是那样开心的，开心到眼泪都笑了出来。

后来，他是从窗子离开的，顺着那棵高大的槐树爬了下去。离开之前，他看见了她英文练习册上的名字——

狄千雪。

“狄千雪？呵呵，难怪说忘记我了，原来是换了名字。不过也好，若，让我们重新认识吧！狄千雪……呵呵，也很好听呢！”

听夏兴奋地在心里这样说着。然后快速地奔跑起来，很快便消失在了晨光中淡黄的雾气里。

“请问，能否把她的名字告诉我们呢？”

问题被重复了一遍。

“她……”

微风里，听夏轻轻地开口。然后，整个广场上的少女们都屏住了呼吸，空气也好像静止了一样。每个人的表情都是紧张的，唯有狄千雪不同。她笑了，淡淡地勾了勾嘴角，不屑地。接着，漠然地转过身，准备离开。

她不想听他的答案。她怕，很怕，怕他喊出的那个也许陌生也许熟悉的名字并不是自己。所以，她要离开，即使——不管她的眼神是怎样的不在乎，她其实是真的很想，真的很想再多看他两眼。

“喂！！！你要去哪里？！你敢走！！！狄千雪，狄千雪——”

听夏忽然在舞台上紧张地大声喊起来。

于是，眨眼间，众人的目光都集中在了那个叫狄千雪的少女身上。

只要肯让我喜欢你就可以（7）

而狄千雪，她在星光学院并不是默默无闻的。毕竟狄家的身份在这座城里算是数一数二的，毕竟星光学院的超级校草狄罂玄是她哥哥，毕竟星光学院的超级校花狄罂语是她妹妹。所以，她想让人不认得恐怕都不可能。

“白痴！蠢货！猪头！笨蛋……”

身体伴随着听夏的大喊大叫而僵硬，狄千雪满脸黑线地在心里反反复复地把各种能够形容智力低下的词语都用在了那个人的身上。

“啊——”

“小心——”

众人惊叫。

狄千雪下意识地回过头，然后她便看见上一秒还在舞台上鬼吼着她名字的少年，此刻已经跳下了舞台朝着她飞奔而来。

飞快地转过头，狄千雪拼命地向外挤着。她不要见到他！她不要与他面对面！！她不要再看到他那么温柔地对着自己微笑！！！

可是……她的心里却从没有一刻如现在这般期待过。

“狄千雪，你给我站住！！！还敢跑？！狄千雪——你是耳朵坏掉了吗？！狄千雪——”

他嚣张地叫着她的名字。很快，他追上了她，像一道光似的站在了她身后。飞快地拉住她的手，虽然她仍想向外逃，但还是被他抓住了，牢牢地抓住了。而被他拉住的一刹那，狄千雪在被晨风吹乱的发丝里微笑了一下，淡淡地，转瞬即逝。

“狄千雪，我喊你，你难道没有听见吗？敢不理我？说！为什么不理我？”

他强硬地拉过她的身体，眼睛瞪得大大的，满是恼火。

正视他的时候，狄千雪换上了惯用的平淡表情，看了看被他紧紧抓着的手腕，淡淡地开口：“放手。”

“不放！！！”

他吼，愤怒地，理所当然地，理直气壮地。

狄千雪微笑，抬手给了他一个嘴巴：“放不放？”

“不放！”

固执地，他甚至更加用力地握紧了手中细弱的手腕。

“啪！”

又是一巴掌。

“放不放？”

“不放！！！”

“放不放？”

“不放！！！”

“放不放？”

…… ……

“不放！！！”

数不清的巴掌，狄千雪甚至都记不清自己问过几次了，只知道，每问一次她都会扇他一记耳光。而每次，他的答案都是一样的。

他死死地抓着她，一刻比一刻牢。

“狄千雪，你够了吧？夏夏给你面子，可你自己怎么能这么不要脸呢？”

“对啊！你看夏夏的脸都被你弄成什么样子了？”

“就是就是，你怎么可以这样对我们的夏夏呢？”

无数的女生开始这样议论。

“夏夏，你放手吧，她这种人你还是离她远点的好！看你的脸都被她打成什么样子了？走，我陪你去擦药好不好？”

只要肯让我喜欢你就可以（8）

这时，一个外表清纯美丽，表情楚楚可怜的女生走到了听夏的面前。她叫李美琪，是星光学院排名第二的校花。在她纯洁的校服裙摆下已经不知拜倒了多少帅哥才子，只是，李美人却从未对哪个动心过。今天，应该是她第一次这样主动地接近一个男生，一个注定不会喜欢她的男生。

“滚开！”听夏粗暴地挥开李美琪伸向自己脸颊的手，“我告诉你，最好离我远点，我最恨别人碰我了，还有，注意点你的措辞，她——狄千雪，绝对不是能够让你随便形容的人！”

恶狠狠地瞪着早已泪流满面的脆弱美人大吼了一顿，接着，他的视线再次回到了狄千雪的身上：“说！为什么不理我？你知道我多辛苦才能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就从美国转回来，你竟然连正眼都没看我就要离开？”

“我凭什么要理你？”狄千雪同样大声地吼着，然后开始很用力地去拍打听夏的身体，“凭什么你自以为很辛苦地回来了，我就要跟她们一样，像个白痴似的看着你，凭什么？我凭什么？”

……凭什么！凭什么让我去像那些人一样地喜欢你，喜欢一个人总会有一个理由吧。她们喜欢你，都是因为你长得帅。可是，如果罂岚哥哥能够回到我身边的话，他即使变得很丑很丑，我还是会像原来一样地喜欢他啊……

“凭什么？呵呵，笨蛋千雪是在跟我要一个可以喜欢我的理由吗？那好，我现在就告诉你——”

看着像小猫一样发飙的狄千雪，听夏温柔地笑起来，缓缓地开口：

“凭我喜欢你，凭我莫听夏这辈子只会喜欢你狄千雪一个人，所以，你绝对不可以喜欢别人，即使你不喜欢我，即使很讨厌我，都不可以去喜欢别人，永远都不可以……”

一瞬间，广场上的空气再次凝滞。所有人的呼吸都停止了，这一次，就连狄千雪也没有例外。

前一秒还疯狂的身体，忽然地安静。

“打够了吗？”低头在她耳边轻轻地呵气，“打够的话，就陪我一起去那边吧，我要让所有人都知道你是我的，这样的话，如果有人跟我一样喜欢你的话，他们就知道该跟谁抢了！”

说完，他牵着狄千雪，慢慢地转身，再次走向舞台。

晨光中，他笑了，满足的笑，温柔中带点邪气，却仍旧俊美异常，而她，对一切永远冷漠的狄千雪，被他那样牵着竟然一点都没反抗。只是呆呆地望着那个人，那个口口声声说……

……说这辈子只喜欢她一个的人。

是承诺吗？只是，真是承诺的话，会不会也有被改变的那一天呢？

承诺……

只要肯让我喜欢你就可以（9）

忘了是什么时候，狄千雪记得母亲跟自己说过，承诺的时间越久，那个承诺就越不容易实现，也越容易让诺言变成谎言……那么，一辈子，应该是一个人对另一个人最久的承诺了吧……如果现在相信他了，那么他离开的那天，自己要用什么样的心情看着他的背影微笑呢？

闪光灯成片地亮起，晃得狄千雪眼睛一阵刺痛。

于是，瞬间回过了神。

天啊！！！她怎么站在舞台上了呢？！至于罪魁祸首，他此时正紧紧地拉着她的手，站在她的前面却与她身体离得很近很近，让她能够贴着他宽厚的背。微风悄悄吹过，一股属于他的淡淡的香气，若有似无地弥漫在她的嗅觉范围内。

“她就是我要找的人。”

听夏的声音，清朗却足以魅惑一切。

“我不认识你！”

狄千雪知道他说的是自己，却本能地这样说。

“不认识吗？那好，我先来自我介绍一下——本人莫听夏，十八岁，身高一百八十六公分，体重七十二公斤，兴趣呢？是画画，最喜欢的人嘛——嘿嘿，就是你喽！怎么样？现在认识了吗？”

“无耻！！！”她说。

他侧过头，看着狄千雪恶作剧地笑着：“无齿？没有啊，我的牙都在啊，不信你看，很白很健康啦！”

说着，听夏故意龇牙咧嘴地让狄千雪看。

“是啊是啊，跟你一样白！真的好白哦！”狄千雪假装着崇拜的眼神，语气却忽然下滑，“跟你一样白！白痴！！！”

“我是白痴吗？原来你也这么觉得啊？哎，不过也对啦，不是常有人说物以类聚吗？喜欢上笨蛋的人，应该不是傻瓜就是白痴吧？呵

呵。”

“你——变态！！！”

“一般变态都喜欢色情狂哦！你……该不会心里是很喜欢、很喜欢我的吧！嗯？！”

“你——”

狄千雪觉得自己有些无语了。像他这样的人，好像还是第一次遇到，她简直是一点应对的经验都没有。而那个让她无可奈何的男孩子，他就那样任她怎样甩都无法甩开地拉着她的手，哪怕正在被无数的人仰望，他都没有一点在意的神情出现，只是专注地跟她调侃着，恣意地微笑。

我就永远永远地陪着你（1）

如果你能找到我，我就永远永远地陪着你

你在干吗？已经醒了吗？发没发现我已经走掉了？会不会很生气，很着急？可是为什么你到现在还不出现？

“请问，这个女孩就是你喜欢的人吗？”

媒体再次发问。

于是，广场上渐渐地安静。少女们的目光再次渴望地落在听夏的身上。她们都希望听到听夏否定。虽然知道自己也许永远不可能被他喜欢，但却也不希望他去喜欢别人。而且，以前的听夏从未让他们失望过。以前的听夏，虽然从很小便流连在那个纷扰的时尚圈里，虽然也跟很多人传过很多的暧昧，但是他从来没有承认过。那个浅笑如夏夜星光一般灿烂的男人，从未在任何人面前说过他喜欢谁，从未——

“没错。”笑容渐渐从他的脸上被淡掉，深深地看了狄千雪一眼，听夏的视线慢慢移向众人，“狄千雪是我喜欢的人，是我从出生开始，唯一喜欢过的人！”

承认了！！！第一次承认！听夏第一次亲口承认自己有了喜欢的人！！！

“不——”

“夏夏——”

“这不是真的——”

“一定是梦！一定是梦——”

台下无数少女不甘地、心痛地大喊，心里却有个声音一直在不停地说：“为什么不是我？为什么不是我”。

“你……”

狄千雪又一次望着听夏傻眼了。

“傻瓜，我告诉他们我喜欢你了啊！怎么样？最起码也笑一下，让她们羡慕羡慕你吧？”

听夏再次笑着，对于台下的“她们”是残忍的，对于他面前的她，却是宠溺的。

“呸！被一个白痴喜欢有什么可值得羡慕的！”

狄千雪嘴硬地说着，却在视线碰到听夏凝望的目光时不自然地低下了头。然后，她笑了起来，真的笑了。从浅浅的微笑直到抬起头重新望着他那一刻的欢笑……

记忆中，她忘记自己已经有多久没有这样发自内心并且不受控制地笑过了。

……若，你终于笑了。这样的小事也可以让你这么开心吗？那么，如果我很早以前就做了这些的话，你是不是就不会离开我那么久了呢……哦，对了，呵呵，我以前应该没有告诉过你吧，其实，你每次对我这样笑的时候，我都觉得你很美很美……

看着她灿烂的笑容，听夏在心里默默地，一个字、一个字很仔细地说着。

接着，他抱住了她。他的下颚轻压在她的头顶。他淡笑，慢慢地闭起了眼睛，敛去了眸中骤然出现的水雾，还有那些深藏在瞳孔中的数以万计的忧伤。

……

“你上课的时候也经常这样发呆吗？难怪成绩会那么差。”

图书馆里，听夏面无表情地跟坐在他对面的苏若说，说的时候，眼神依然没有离开手中的那本哲学报告。

我就永远永远地陪着你（2）

而苏若，她此时正趴在桌子上目不转睛地望着他，听到他跟自己说话以后先是像小猫一样慵懒地在透明窗户照进来的阳光里动了动，然后便笑了起来：“我哪有发呆，我只是看你看得太入神了而已！！！”

“看我？”听夏放下手中的报告抬起了头，瞅着苏若的眼神带着惯常的冷漠，还有一点点不屑，“你就不能做些有意义的事情吗？每天对着一个人发呆应该会很无聊吧，无聊的时候你都没有觉得空虚吗？”

“空虚？呵呵，怎么会呢？能够每天像这样地看着听夏，我已经满足得不得了了。”

苏若微笑着说，然后换了一个姿势继续端详他。望着听夏的时候，她总是专注而认真，即使是在他对自己表现出厌烦的时候，她依然会坚持着给他这个世界上最美好的表情。

“满足？嗬，你还真是天真呢？难道人生可以仅仅只依靠一个人去填满吗？这个问题似乎比这本书还要深奥呢？只是，到底是你不明白，还是我不明白呢？”

听夏嘲弄地笑着，继续低下了头。的确，他就是不理解这样的思想，在他的意识里，爱情只是人生极为微小的一部分，或者，所有的感情，跟生命本身比起来，都是极端的微小的。

“当然是你不明白！”

苏若轻轻地说，语气忧伤却又无比倔犟。

听夏的眉头蹙了一下：“你这么自信，我是该替你高兴还是悲哀呢？！”

“我不是自信，我只是很喜欢很喜欢听夏。”

“哦？那如果我有一天离开你了，你要怎么办？”

“我会远远地看着你啊，即使只能看到你的背影也没关系！”

“可是如果我是死掉了呢？身体被火化成了灰，甚至连照片什么的都不存在了，你要怎么办？死吗？跟我一起死吗？嗯？”

“笨蛋！听夏真的是笨蛋！”

苏若忽然这样说，然后，听夏抬起头的时候，看见了她脸上的眼泪。那透明的液体，在她的脸上，在温暖的阳光里，映进眼中竟是那样的晶莹剔透。

“如果听夏死了，我死又有什么用呢？看着听夏被挫骨扬灰的那一刻，我的灵魂应该早就毁灭了吧。所以，假如听夏不在了，苏若是死是活，早就不是什么重要的事情了。”

“你……”听夏想说什么，却在那个拼命流泪而语气却异常坚定的少女凝视他的时候低下了头。

这是他第一次不敢与人对视，第一次！！！

然后，苏若看着这样的听夏再次微笑了起来，身体缓缓地贴在了椅背上，微微扬起头，在明媚的阳光里慢慢闭上了眼睛。

“从小就有很多目标和理想的听夏，当然不会明白喜欢上一个人的那种卑微啊。那种望着一个人就会觉得心里满满的都是幸福的感觉，听夏或许永远都不会懂吧。不过，永远不懂不明白也都没有关系啊，只要我懂就可以了。我懂得怎样去喜欢听夏的！真的懂哦！呵呵！所以，不管听夏喜欢还是讨厌，我都要像这样地看着听夏，只有这样，听夏才不会是寂寞的，即使周围没有人，即使只有自己一个人在做事，只要有我的目光始终追随着，听夏的心也就不会觉得孤单了吧？！”

我就永远永远地陪着你（3）

“……傻……瓜……”

听夏喃喃地说，心里酸酸地疼了起来。

“是啊，我是傻瓜啊，可是，在这个世界上，也是只有傻瓜才会真心地喜欢上一个人啊！而且，傻瓜的要求通常很少哦，她只要看着喜欢的人能够每天开心地笑笑就好。如果……如果可以再多要求一些的话，傻瓜希望，有一天，她喜欢的那个人也能像自己仰望他的时候那样专注地看自己一会儿，只要一会儿就可以，那样的话，傻瓜即使死了，也会觉得很幸福很满足。”

慢慢地抬起头，听夏的眼睛红红地望着那个安静美好如同天上白云一般的少女，飞快地站起身吻住了她的嘴唇，然后，少女睁开了眼睛，笑得很好看、很好看。

“笨蛋……”

听夏拉长着声音说，说完，便对着少女温柔的扯了扯嘴角。

于是，笑容平生第一次如此生动地闪烁在那张美丽的脸上，灿烂夺目如同盛放的金色葵花一般。

……

教室里，高数月考。

所有的同学都低着头在不停地书写。唯有他，胳膊支撑在课桌上，手掌托着有些红肿的微笑着的脸庞。阳光慢慢地轻洒着，透过稀薄的云雾，透过明亮的窗子，安静地照在俊美的侧脸上，挺直的鼻梁在细致的皮肤上投射出了一些浅淡的暗影，分外好看。

而他，此时正望着她，一眨不眨，眼神专注而深情。

“不要再看了！！！”

某一刻，狄千雪终于忍不住，压着声音低吼，顺便又狠狠地瞪了他一眼。

两堂课了！！！前两堂课他就几乎是像现在这样地望着自己的。这堂月考，他更是肆无忌惮，十五分钟过去了，他的考卷上仍是一片空白。

“凭什么不让我看？我就看！！！”

听夏撇着嘴巴像个小流氓一样，霸道地把身子前倾。于是，他们之间的距离更近了，甚至能够清楚地感觉到彼此温热的呼吸。

狄千雪轻笑起来，冷漠地说，“你以前就喜欢这样盯着其他女生看吗？”

听了千雪的话，听夏嘟着嘴巴很认真地摇了摇头。

“我只看你。”他说。

狄千雪依然笑，轻蔑地说：“我刚才就在想你的那些好成绩是怎么来的？现在终于有些明白了。是用钱买的吧？不过也对啦，你爸妈是富豪嘛，就算自己的儿子是个智商低下的色胚，他们应该一样有办法买到那些名誉吧？”

听夏看着她，表情变得有些讶然。千雪看着他，表情开始充满挑衅。他们对望着，时间仿佛凝结了一般。

“扑哧！”

某一刻，听夏忽然忍不住笑起来，很开心的样子。然后，讲台上的班导和班里的同学不约而同地抬起了头。

“看什么看？都给我快点答卷！不及格的话你们就死定了！！！”

两秒钟以后，班导狮吼一样的声音像台风一样地席卷过教室的每一个角落。

我就永远永远地陪着你（4）

于是，前一秒还在观望的学生们立刻低下了头。这次卷子上的题目都很难，有些还明显地超纲了。如果真的不及格的话，应该会被请家长吧？到时候，起码要损失一个月的零用钱吧。说不定在班导望风捕影的鼓吹下，一顿暴打都是有可能的！！！

这样想着，每个学生答题的速度都在加快着。尽管很想多看偶像两眼，但是看偶像跟自己的钱包相比的话，显然还是钱包比较重要。

于是，教室里又恢复了先前的安静。只有听夏依然笑着，表情明媚得像个孩子。慢慢地，班导的视线移向了他。

狄千雪也缓缓地微笑了起来。如果说前两节课的老师都是因为顾忌到听夏的背景和所谓的名誉的话，那么这个班导是一定不会的。这个五十多岁的老太太，从未给任何人放过水，用她的话就是“我一把老骨头，就算被拆了也要坚持真理”。狄千雪相信治学严谨的班导一定会把听夏轰出去还她一份安宁。

只是，她错了。当她看见班导望着听夏的眼神里充满慈爱的时候，她就知道自己错了。那个平时发起火来比原子弹爆炸还要凶猛的老太太，此时对着听夏只是温柔地用食指和嘴唇做了一个噤声的动作，然后便笑着低下头继续写她的教案了。

过分！太过分了！！！

狄千雪气愤地想！看来，她只能依靠自己来搞定身边的这个讨厌鬼了！！！

“笑吧笑吧，被人损还能这么开心，看来我真是低估你的脸皮了！只是，对于你厚颜无耻的这个程度，我是应该替你高兴呢，还是替你悲哀呢？”

狄千雪这样说的时候，故意把脸上的表情扭曲成了极端藐视和默然的样子，轻轻地微笑着，透出些许的冷。其实，她是真的很不喜欢

听夏总是笑的。尤其是他在说那些很好听的话的时候，因为他是笑着说的，所以她会本能地把那些当做玩笑话。

“我喜欢千雪！”

他这样对她说的时候，总是微笑。她讨厌他这样！！！也害怕他这样！！！她怕有一天玩笑话听多了她也会当真，只是，如果他喜欢她只是玩笑的话，她的结局应该会很可悲吧？就像母亲当年那样，相信了狄烈的一句“我会娶你”，然后等了十一年。十一年后，在狄家的大太太死后进入狄家成为了三个孩子的继母。可是，如果那个女人没有死，如果那个女人一直都没有死的话，母亲是不是就要一直等下去，等到死为止呢？

“以前我的表情也是这样不可爱吗……或者……是更加轻视让人难过的表情呢……”

听夏的笑静止了，眼神也静止了，只是没有声音。

“你，你说什么？”

千雪不解地看着他。

于是，听夏的笑容再次流动起来，却在瞬间里渗满了苦涩与忧伤。

“没什么，只是刚刚的千雪，让我想到了以前的自己。”

他轻轻地说，然后仰起头凝视着窗外的阳光，刺目的明亮让他飞快地闭上了眼睛，又睁开，再闭上，又睁开。

狄千雪忽然觉得心里很疼，不知道为什么。这是她第一次心疼。看着他忧伤的眼眸，她的心第一次疼了起来。很淡很淡的疼，却像蚕丝一样黏住了一个点，然后疯了似的荡漾起来，细弱却绵延不绝。

“我们来打个赌好不好？！”

再次转过头的时候，听夏依然在笑。

“嗯？”

千雪有些不知所措地看着他。

我就永远永远地陪着你（5）

越来越不理解这个人了！明明眼睛里闪烁着悲伤，却依然能够那样灿烂地笑着。只是，如果是难过的话，为什么还要笑呢?

“假如这张卷子我拿了满分的话，千雪就要答应我一个条件。”

“要是你被扣分了呢？”

“要是我被扣分的话……”

“就离开我吗？！”

听夏的话还没有说完就被狄千雪给打断了。

“休想！！！你最好趁早打消想要甩开我的念头！！！”

看着狄千雪急切的表情，听夏咬牙切齿地说，然后又慢慢地把嘴唇靠近了她的耳畔：“刚才听我说‘要是我被扣分’时，很高兴是吗？不过——呵呵，知道吗？那是个世界上最糟糕的假设而已。莫听夏从有记忆开始就没被扣过分，如同从我爱上你的那天开始就没想过要放弃一样。”

霸道狂妄的语气，嚣张得不可一世。然而，狄千雪却喜欢这样的他，那种感觉就如同全世界所有的光芒都在一瞬间集中在了他身上一样。

“怎么样？敢赌吗？”

扬眉，他挑衅地问。

“谁怕谁？！赌就赌！！！”

她不甘示弱地说。

“我赢了的话……”

“我愿赌服输。”

狄千雪说完这五个字的时候，听夏的笑容开始变得狡黠而愉快。

于是，某一刻，两人默契地一同低下了头，原子笔开始在试卷上不停地“沙沙”起来。

“铃——”

刺耳的下课铃终于响了起来。

狄千雪放下笔，看了看卷子，还差一道大题没有做完，不过，成绩应该会不错。微笑着吸了一口气，又斜眼瞄了一眼身旁的人。

靠！他竟然睡了！！这个白痴！！！

“喂！交卷了！”

狄千雪用手指狠狠地戳了一下他的胳膊。

而他，慢慢地睁开了眼睛，看到她以后，缓缓地微笑起来，慵懒而温柔。

“怎么？答不完就去梦里跟周公问答案了吗？”

狄千雪用嘲笑的口气说着，慢慢地把被他胳膊压着的卷子抽了出来。

白卷！一定是白卷！！！狄千雪笃定的判断，却在看到卷子的时候傻了眼。整张卷子完全没有一处是空白的。

不可能！一定是乱写的！班导刚才明明说后面的题都难得要死，怎么可能被他那么简要的几步就解出来呢？一定是他解不出为了充场面所以乱写的！一定是！！！

这样想着，狄千雪用力地点了点头。然后，两个人的卷子被合在一起交了上去。

“我赢了！”

他的声音，带着喜悦的语气飘进狄千雪的耳朵里。

我就永远永远地陪着你（6）

“如果自创的答案也能拿到满分的话，或许那些天生智障的孩子都是天才呢！”

“是吗？那么——就让我们拭目以待吧！！！”对于狄千雪的讽刺，他不置可否。轻轻地把双手放在脑后，后背用力地靠在椅子上，神情安逸而美好：“我要好好地想一想那个条件喽！”

“做梦！！！”狄千雪恶狠狠地说。

“我好累，可不可以睡一会儿？”

他忽然靠近她这样说。虽然声音里的笑意还是很明显，但却还是可以听到里面的疲惫。

“你爱睡就睡！关我什么事？！”

狄千雪侧过头看着他，面无表情地回答。

而听夏，听她说完以后竟然像小孩子一样地撅起了嘴巴，满脸的不满：“真无情呢！不过你要负责，你必须负责！！！”

“我凭什么？凭什么必须负责？！”

狄千雪火大地质问。她目前最讨厌的就是听夏的必须，为什么他喜欢她，她就必须也喜欢他？为什么他累了她就必须要负责呢？凭什么他能够那么理直气壮地跟自己说必须呢？必须这个词，不是只有面对最亲近的人的时候才可以要求吗？

“因为一个白痴为了一个笨蛋从这里坐了三十多个小时飞机飞到美国退学，然后又一刻不停地从美国坐了三十多个小时飞机飞回来。还有，因为我就是那个白痴，而你就是那个笨蛋，所以，你必须对我负责！！！”

听夏望着千雪飞快地说完了这些话，然后重重地扑倒在了书桌上。

“你……”

狄千雪刚想开口说什么，就被听夏抬起的手掌捂住了嘴巴。

“嘘！乖！听话，不要吵，让我睡一会儿，十分钟就好，醒了还要带你去吃好吃的东西呢……你看你，这么细的胳膊我只要稍微用力就能折断！太瘦了！一定是平时都没有好好地吃饭，一定是！不过呢，从现在开始，我就会把你喂得胖胖的，呵呵……”

“我可不想变成猪！”狄千雪用力地推开了他温热的手掌。

“没关系啊！你就算变成猪了，我也一样喜欢！很喜欢很喜欢哦！呵呵……”

听夏很轻很轻地说完，慢慢地睡沉了。

狄千雪看着他，看着他长长的睫毛在微风的吹拂下微微地颤动，看着他樱花色的唇瓣均匀地呼吸着。

然后，不知在哪一刻，望着如孩童般安睡的听夏，狄千雪忽然不自觉地微笑了一下。

“千雪，可以一起去吃午饭吗？”

篮球队长的声音打断了狄千雪的笑容。

“我……”

她本能的想要拒绝，却在斜睨到那人孩子气的睡颜时决定作弄他一下。

“好啊！”

抬起头微笑着说，然后，她第一次露出孩子似的表情，小心翼翼地从座位上站起来，生怕自己的动作会让听夏醒过来。

“我们走吧！”

她说，说完以后便跟篮球队长一起向外走。

三步，她只走了三步便回过了头。望着听夏，此时，教室里已经没有人了，只有他一个人趴在那里，孤单得好像日落时的雏燕一样。

于是，慢慢地，她走了回去，帮他关上了靠近他的窗户。

“现在又不是夏天好不好？窗子开得那么大干吗？冻死你！！！”

暗暗地在心里嘀咕，唇角的微笑虽然淡淡的，却异常好看。

我就永远永远地陪着你（7）

“不许走……你好笨你知不知道……所以……不要离开我……让我保护你……”

听夏轻轻的呓语，眉头微微地蹙了起来。

“要死啊你！！！做梦也不放过我？！现在我就走！！！气死你！！！”

狄千雪对着听夏挥了两记空拳，然后便昂着头跟站在门口的篮球队长一起走出了教室。

微风慢慢地吹着外面刚刚发芽的柳条，空气中有淡淡的草香。正午温暖的阳光铺满了他的全身，而他，安静地睡着，轻声呓语……

“若……不要离开……求你……”

星光学院的餐厅里，篮球队长盯着餐盘里的食物一动不动。

“刚刚，你关上窗子，应该是担心他会着凉吧？千雪……你也喜欢莫听夏吗？”他这样问她。

狄千雪微笑，咽下一口米饭以后抬起头，看着篮球队长，可是眼前浮现的却是那个人的脸。

听夏……想着他的样子，她似乎很容易这样轻易地就笑出来。笑了一会儿，好像也发觉了这一点，于是，眉头慢慢地皱了起来。“你有听到我说喜欢他吗？”淡淡地反问。

篮球队长摇了摇头，“这就是答案。”狄千雪耸了耸肩，一副不以为然的样子，却在低下头的时候莫名地烦躁起来。

“狄千雪！！！”嚣张尖锐的女声打破了餐厅里原本的宁静。

狄千雪再次抬头，一碗米汤迎面泼在了她的脸上。

“啪！”重重的一巴掌。

“贱货！！！”还是那个人，恶狠狠地骂着她。

狄千雪勉强地睁开眼睛，终于看清了站在自己面前的人——杨瑾雯。

星光学院里地位仅次于狄罂语的女生。她的父亲杨冰，是这座城里能够排进前十的富豪。而此时她的身后，早已站了众多属于她的狗腿。他们望着狄千雪的目光，都充满了怨恨……

听夏的梦里。微风细致地吹着，吹皱了一整片金色的葵花田。雾气氤氲的幻界里，他拉着她的手，轻轻地喊着她的名字：

“苏若……苏若……”

“傻瓜！听夏怎么好像忽然呆呆的？以前那个聪明的听夏哪去了？”

苏若皱着眉头假装成思索的样子。

听夏看着她，目光带着深深的宠溺，脸上的笑容却是苦涩的。

“死了！以前那个聪明的、不会爱人的听夏死了，现在活着的，是只爱苏若一个人的傻瓜！”

他轻轻地说，声音里藏着深深的爱与歉疚。

苏若依然笑，极端的好看：“呵呵！真的吗？听夏真的只爱我吗？嘿嘿，那我们玩个游戏吧！如果听夏找到我，我就相信听夏的话，然后就再也不走，永远永远地陪着你！”

“真的？！”

听夏开心地笑，语气是旁人无法理解的喜悦。

“当然啊！现在就开始吧！！！呵呵！”

说完，苏若笑着放开了听夏的手，一个人向着葵花田的深处跑去。

“等我一下！若——”

我就永远永远地陪着你（8）

“傻瓜！这个游戏就是你要追上我哦！”

苏若调皮地说着，说完以后更加用力地跑起来。

“如果你爱我，你就一定能够追上我。不然，我一定会消失哦！”

“我一定能够追上你，因为这个世上，除你以外，我谁也不爱！”

“……”

“……”

葵花田里，听夏追逐着苏若，无数金色的葵花随着他们的动作而剧烈地摇摆。

……好久，他终于要追上她了。他，终于可以再次握住她柔软温暖的手了。只是，梦里的雾气却一点点地变浓，直到充斥了整个梦境。

苏若，前一秒还离自己很近很近的她，忽然消失了……

“……苏若……苏若——”

惊叫着坐起来，听夏看见了那扇被关上的窗子，还有，身边那个空空的位子。一刻都没有停留，甚至没有伸手去擦眼角边那颗没干的眼泪，听夏像风一样地冲出了教室。

他的身后，阳光依旧幸福地闪耀。

“我会找到你的，等我，不管你在哪里，只要我没有消失，只要你没有消失，我就一定要我们再在一起，一定要！”

星光学院的餐厅里，除了狄千雪和篮球队长，其他人已经都被杨瑾雯和她手下的人赶走了。

“不要脸的东西！别以为平时有狄罂玄给你撑腰就了不起了！现在他可不在，就算他在，我也不信我杨瑾雯把你弄死了，狄家会真的把我怎样？不就是个小老婆带过来的野种吗？谁会在乎？”

恶毒地说着，杨瑾雯冲着身边的那些女生使了一个眼色，于是，十几个女生一起围住了狄千雪。

“你们不要太过分！”篮球队长想出头，却被忽然从后面冲上来的几个男生按在了地上。

“怎么？区区一个篮球队长也想替她出头？你们这些男人都疯了吗？她究竟哪里好了？啊？我警告你，最好不要离她太近，否则你就要担心你们家的杂货店会不会忽然半夜失火了喽！”

杨瑾雯这样说完，篮球队长挣扎的动作忽然停止，望着狄千雪，眼神矛盾而悲伤。

至于狄千雪，她根本没有看他，只是眼神淡淡地凝视着某一处，无关紧要的某一处。

“哼！不在乎是吗？”杨谨雯怒火中烧地说着，扬头冲那些拉住狄千雪的女生吼起来，“给我打！狠狠地打！看她能猖狂到什么时候？”

然后，很多的巴掌、拳头一起招呼在了狄千雪的身上。很快，她的脸便肿了起来，她的身上很痛，一定是很痛的，可是，她却微笑了起来。

都是猪！！！狄罂玄吗？！那个骄傲、残酷得好像月光一样清冷的人，他何时为自己撑过腰呢？

望着那些人，狄千雪冷冷地笑。

“狄罂语！！！”篮球队长忽然这样喊起来。

然后，一个刚刚从他身边经过的女生停了下来，慢慢地转过身，白皙的脸上一点表情都没有。

“求你，救救千雪吧，她毕竟也是你们狄家的人啊！！！”

篮球队长祈求着。然后，所有人的动作都停了下来，包括前一刻还嚣张跋扈的杨瑾雯。

而她，的确是狄罂语。那个在星光学院里权利仅次于狄罂玄的人。

“罂语，我们只是……”

杨瑾雯想开口说什么，却在接触到狄罂语凌厉的眼神后没了声音。狄罂语斜睨了一眼倒在地上的狄千雪，不屑地耸了耸肩膀：

“是狄家的人没错，只是，狄家也有可有可无的人。被教训一顿算不了什么，至于你们——”

扫视了一圈餐厅里的人，高傲的少女再次冷冷地开口，“别玩得太过分就好！”

说完，她便不再理会篮球队长的求救，转身走上了离开餐厅的楼梯。与此同时，杨瑾雯再次地咆哮了起来：

“哼！野种就是野种，我就知道狄家是不会在乎你这种人的！继续给我打，打花她的脸，看她以后还怎么去勾引听夏！！！”

接着，刚刚那些停下来的拳头和巴掌，又一次地落在了狄千雪的身上。

而她，还是那么安静地微笑着，身体像个木偶一样被那些人左右拉扯着，拼命地摇摆，可是心却是如同表情一样的安静。安静地跳动着，而跳动的起伏里，仅仅只是存在着一个人——

一个笑起来如同星云般炫美的少年。

……莫听夏，你在干吗？已经醒了吗？发没发现我已经走掉了？会不会很生气，很着急？可是为什么你到现在还不出现？呵呵，是不是我自作多情了？ 也许……你根本没有像你所表现出来的那么在意我……

我不会让别人碰你一下（1）

我就算被打死，也不会让别人碰你一下

如果死了的话，我是不是就再也看不到明天的你了呢?

“大小姐，那些人不会对千雪小姐不利吧？要不要我们……”

“不必了，我已经跟他们打过招呼，不会玩得太过的。”

“可是……大少爷那边……？”

“哥那边，我会负责的。”

餐厅的入口，打发掉了那些被派来保护千雪的随护，狄罂语慢慢地将目光上扬，对着天空淡淡地微笑了起来。

她讨厌千雪，从小便极端的讨厌。因为那个总是冷笑的女孩子，曾经间接地害死了温柔的罂岚。还有罂玄，他所有的不幸与忧伤，都是来源于她那里的。

“如果伤害千雪的人是你的话，我会很难过。”

罂玄总是这样说。可是，如果伤害她的人并不是我的话，你是不是就不会难过了呢?

这样想着，狄罂语的笑容一点点地寒起来，却又在某一刻，忽然的忧伤。

“喂，你有没有看到狄千雪？我问你有没有看到狄千雪？……没看见？！妈的，滚吧，都是群没用的东西！！！”

不远处，有人这样大声地吼着，像头愤怒的狮子一样。

缓缓的降下视线，狄罂语看到了那个人——

莫听夏，那个在她眼里异常奇怪的男人，他凭空出现后又凭空的好像很喜欢千雪。然而有一点可以确定，就是狄千雪一定是不认识他的，不然，罂玄一定早就知道了，千雪的一切，都不会逃过罂玄的眼睛，因为从她进入狄家大门的那天开始，他的视线便每天追随着她，除了睡觉和迫不得已以外，从未离开过。

这样想着的时候，那个人已经站在了她的面前。

“喂，你有没有看到狄千雪？有没有看到？”

他问她，像对其他人那样。

“你找她干什么？”狄罂语这样回答。

然后，听夏的眼睛亮了一下，双手抓住了她的肩膀，拼命地摇晃起来：“你知道她在哪，对不对？快告诉我，快点，千雪在哪里？她在哪里？”

狄罂语不满地皱起眉：“放手！你弄疼我了！！！”

“我管你！快告诉我千雪在哪里，快！！！”这样说完，听夏抓着她肩膀的手便更加用力了。

望着他，狄罂语在想，如果她一直都不说的话，她的肩膀到最后一定会被眼前的这个男人捏碎，一定会吧……

“她在餐厅。”

终于还是说了，却不是因为真的怕他会捏碎自己的肩膀，只是在刚刚的某一刻，在听夏的眼里，她看到了无数的恐惧与不安，就像看到了荼靡的葵花一样的忧伤，而那些忧伤，让她想起了罂玄，那个已经为了狄千雪，肝肠寸断了十年的人。

手，慢慢地放开了，在得到答案以后，那样毫不犹豫地放开了她。

狄罂语揉了揉肩膀，抬起头准备要瞪他两眼的时候，刚好看见了他脸上的那抹笑。

……轻轻地，如同阳光一样，明媚且温暖。

“在餐厅吗？……那就是说……她还在喽？！没出事也没有消失是吗？呵呵……真好……”

我不会让别人碰你一下（2）

自言自语着，语气里充满了如释重负的轻松与喜悦。然后，眼泪一滴两滴地流下，落在唇边美丽的弧线上，微笑也在沾染了水汽的同时更加动人起来。接着，又是一个瞬间的变化，听夏忽然不笑也不哭了，而是像个小孩子一样地鼓起脸，很生气的样子。

“竟然敢不等我就跑来吃饭，狄千雪！！！你完蛋了！！！”

用力地抹去了脸上的泪痕，咬牙切齿地自言自语，然后在下一秒里重新地微笑起来，风一样地冲进了餐厅。

“很爱她吗？”转过身，狄罂语望着听夏的背影轻轻地问。问完以后，又轻轻地摇头：

“只要狄罂玄还存在，那所有人对她的感情都算不上爱吧，连喜欢都算不上。”

缓缓地说，然后在耀眼的阳光中安静地微笑起来。

餐厅里。狄千雪满脸的伤痕，脸上却依旧有冷冷的笑。

“说！你到底服不服？”杨瑾雯扯着她的头发大吼。

“呵，你们就只有这点本事吗？也太不够看了吧！”狄千雪不屑地说，表情漠视。

“好！既然你都这样说了，那我也就不客气了。”说着，杨瑾雯从身后人的手里接过了一把水果刀，“现在我就刮花你的脸，如果你还觉得不够的话，刮花你全身也可以！”

她残忍地狞笑着，手里的刀很慢很慢地移向狄千雪的脸。

想要看我害怕的表情吗？呵呵。

这样想着，狄千雪闭上了眼睛，却依然无所谓地笑着。

“贱货！你给我去死！”这次，杨瑾雯被彻底地激怒了。

刀起，刀落……

“不要——”篮球队长嘶吼着，最后也绝望地闭上了眼睛。

“咔！”

瞬间出现的声音。不是刀子刺进肉里的声音，而是骨头断裂的声音。

“啊——”

一声惨叫，却不是属于狄千雪的，而是前一秒还表情狰狞的杨瑾雯。之后，所有人一起惊呼，惊呼过后，周围迅速地安静了下来，安静到狄千雪能清楚地听到身后那抹紧张的呼吸。身体不由自主地倒了下去，却没有跌在地上，而是跌入了一个温暖的怀抱里，在那里，她嗅到了那丝熟悉的、若有似无的香气。

“千雪，千雪……”

是他的声音，是他，在用那么温柔的声音爱怜地叫着她，就像当年的那个人一样。

睁开眼睛，看着他，想哭，想笑，最后，她两样都没做成，因为在那之前，听夏已经抱起了她，小心翼翼地将她放在了餐厅的沙发上。

“好好在这里待一会儿。”他蹲在地上，一只手扶着狄千雪的肩膀，另一只手温柔地帮她整理了一下凌乱的头发，“很快就带你去上药，放心，死不了的，就算死，我也会陪你。”

他这样说的时候，狄千雪很想拉住他的手，可是，他依然没有给她机会。对着狄千雪淡淡地笑了一下之后，他像头豹子一样地冲到了杨瑾雯的面前，右手用力地捏住了她的脖子，慢慢提起了她的整个身体。

“就凭你也想要欺负她吗？嗯？呵呵，欺负她？可以，不过，能欺负她的人通常只有两种，你知道，是哪两种吗？”

听夏淡淡地说，淡淡的笑，眼神里的阴暗却邪魅如夜。

“如果我有事……我爸他……不会……不会放过你的……”

杨瑾雯恶狠狠地瞪着听夏恶狠狠地说。她死都没有想到，那个自己一直崇拜着的拥有温暖笑容的男人会这样对她。

“我想，如果你父亲知道你得罪的人是我，他应该是很后悔生了你这个女儿才对。”

我不会让别人碰你一下（3）

慢慢地说，声音足以让周围的空气都凝结，同时，手掌也慢慢地收紧，慢慢地用力。

“救……我……你们……救……我……”

呼吸越来越困难，杨瑾雯痛苦地呻吟着，头艰难地向后探。这次，她是在向她的那些朋友求救。然而，那些人却没有一个人敢动，一个都没有。

“啧啧，真可悲，刚刚不是还很嚣张吗？怎么，现在怕了？好，你求他们救你，是吗？可以－－”微微侧头，荫翳的眸光扫过所有人，“愿意过来替她的，留下，不愿意的，马上滚！！！”

这样说完，餐厅里所有的人都好像得到了赦令一样，看都没有再看杨瑾雯一眼便统统离开了。

“怎么样？是否彻底地绝望了呢？呵，还有刚才的问题，让我来回答你－－能够欺负她的人有两种，一种是还没有出生的，一种是快要死的，显然你已经不可能是前者了，那么，就只有去死好了！！！”

说完，听夏慢慢地抬起左手。轻笑着，他如嗜血的魔鬼一般。

“莫听夏！！！你给我放手！！！”

狄千雪很用力地大声喊着，跌跌撞撞地走到听夏的身边，拦住了他的左手，又用力地去掰他紧紧掐住杨瑾雯的右手。

“放手！！！”

“不放！！！”

“不放？呵呵，就因为她打我，你就想杀了她吗？可以，只是你以为我挨打是因为谁，因为她还是刚才的那些人？！不是，都不是，是因为你！如果你真的要杀，就先杀了你自己吧！”

“狄千雪！！！”听夏大声地咆哮，眼睛里却闪着忧伤的光，“你少激我！你不死我就永远不会死！你休想摆脱我，你休想！还有，要不

是你离开我身边，你怎么会被打，如果你在我身边，我就算被打死，也不会让别人碰你一下！！！”

“那你就杀了我好了！”

“你——”

这次，听夏的声音被狄千雪脸上忽然出现的微笑打断，然后，她在他面前脱力地垂下了身子。

于是，他的世界瞬间静止。手本能地松脱，放开了那个即将停止呼吸的人。

若……

低低地在心底里哀伤地轻唤，眼中有抑制不住的绝望。只因为她刚才的那抹笑，像极了一年前，苏若消失时，留给他的那个最后的表情……

英国，伦敦。

小雨细细地落着，牛津广场却依旧繁华而喧闹。路边的梧桐树在雨水里显得更加清新，街上的行人们也都迈着悠闲的步子，脸上的表情慵懒轻松，似乎每一个人都很喜欢这种湿润的、让人感觉舒服的天气。

雅曼酒吧，伦敦最著名的露天酒吧，此刻已经被人包了场。

狄罂玄就坐在巨大的遮阳伞下，低头凝视着街道上的一切，眼神依旧冷漠不变。如果不是两天前狄烈的气喘病忽然发作，如果不是这次与楚家的谈判对狄氏的发展至关重要，如果不是为了让自己的未来能够更强大，他……应该死都不会离开那座城市吧。至于理由也异常简单：只因为那座城里存在着一个叫狄千雪的女孩子。她是他一切痛苦的始源，却也是他能够存在的根本。

“让狄先生久等，真是抱歉。”柔缓动听的声音响起，声音的主人已经坐在了狄罂玄的对面。

“楚先生客气了。”优雅地抬起头，优雅地微笑起来。

我不会让别人碰你一下（4）

狄罂玄打量起了对面的人。那是个俊美异常的少年，与他视线相撞的时候，会礼貌性地浅笑，且笑容像个孩子。然而在那黑色发丝下的眸光里，却分明流动着某种绝望的深刻。

“楚离很荣幸能够代表家父与狄先生合作。”

“楚先生言重了，感到荣幸的该是罂玄才对。”

语气娴熟地说着客套话，当律师交换了双方的企划案后，谈判便也正式地开始了。

一个钟头后，当两个人伸出手跟彼此说“合作愉快”的时候，他们脸上的笑容依旧优雅异常。然后，精致水晶杯里的美酒被一饮而尽。与此同时，一场暗战在两人程序化的表情里烟消云散。这便是商战，没有剑拔弩张针锋相对，有的只是利用自己手中的砝码尽可能地胁迫对方以获取更大的利益。

“一九八四年的CHATEAU LAFITE ROTHSCHILD，看来狄先生也是爱酒之人。”

端起杯，看着侍者再次注入杯中的液体，楚离笑着说。

晃了晃杯子，狄罂玄再次喝干第二杯：“楚先生误会了，罂玄对酒一点研究也没有，不过，只要楚先生喜欢就好。”

“您过谦了，据我所知，令尊不但是个品酒行家，而且十分喜欢收藏世界各地的好酒……”

“好酒？呵呵，楚先生觉得什么样的酒可以算得上是好酒？”

“考我吗？呵呵，这好酒嘛——”轻啜了一小口，让那醇厚的香气在舌头上打了两个滚，全部咽下，“首先要口感舒适，不能过分麻痹舌头的触感。其次是能够叫人喝下之后觉得意犹未尽，并且不会很快地产生醉意。至于最后也是最关键的一点就是，即便醉了，也不会有隔天因为宿醉而头痛的烦恼。”

端着酒杯，听完了楚离的分析，狄罂玄低低地笑着，慢慢地摇了摇头。

“狄先生似乎并不同意我的看法，不知有何高见，在下愿闻其详。”

“高见谈不上，不过在我看来，能够让人尽快醉倒的酒，便是好酒了。”

狄罂玄凝视着透明的水晶杯，表情在脸上一点一滴地消失，忽然又在某一刻，轻笑了起来，接着便第三次喝光了杯里的酒。

楚离若有所思地看着对面的人，刚想开口说什么，却被忽然出现在牛津广场巨大露天银幕上的那两个人吸引去了全部的目光。而那目光，也在最短的时间里，由疑惑惊讶变成了仇怨，深入骨髓的仇怨。

那是一则国际性的娱乐新闻。新闻的主角是两个人：天才少年莫听夏，以及他的恋人。

“请问，这个女孩就是你喜欢的人吗？”

大银幕里，有记者这样问那个笑容艳丽的男孩。

“没错。狄千雪是我喜欢的人，是我从出生开始，唯一喜欢过的人！”

男孩这样回答所有的媒体，语气温柔且深情。

狄千雪……当这三个字清晰地传入狄罂玄耳中的时候，他本能地抬起了头。然后，时间刚刚好，他看见了她的那抹笑。望着那个叫莫听夏的少年，她笑得那样灿烂而明媚。

千雪……

无声地喊着她的名字，透明的酒杯从手掌中松脱，掉在地上，发出清脆的撞击声，继而粉身碎骨成为无数晶莹的残骸，如同眼泪垂落时的破碎一样。

你……是在开心吗？

他在心里低低地问，然后唇边慢慢地也漾起了一抹笑，苦涩而绝望。

星光学院，医务室。

“你想干吗？还不快滚！！！”

我不会让别人碰你一下（5）

走到医务室的门前，对着依然站在那里的篮球队长不耐烦地低吼。在确定狄千雪只是受了一些皮外伤以后，听夏成功地赶走了医务室里所有的人，只除了眼前的这个。

“我是千雪的男朋友，应该比你更适合留在这里照顾她。”

“男朋友？她挨打的时候你在干吗？被人压在地上是吧。呵，男朋友？你他妈还真是可笑！”

“你……”当篮球队长愤怒地想要继续往前靠近的时候，听夏不悦地挑了挑眉。然后，站在门外的随从立刻拦住了他。

“呵呵，我可笑？要我说可笑的是你才对吧！真以为那些人怕你吗？狗屁！！！他们害怕的是莫氏集团根本就不是你莫听夏！！！如果你是我，你今天一样保护不了她！！！”

挨了一记重拳，篮球队长却笑了起来，讽刺地。

“也许吧。”淡淡的声音，淡淡的语气，“也许你说得对，如果我不是莫听夏，我今天一样保护不了她。但是很可惜，这个世界上只有一个莫听夏，就是我。所以，你的假设永远不会成立。我绝不会像你那样，就算被人把手扭断我也会在她身边护着她，就算保护不了她，帮她挡两下拳头也好……所以，我永远也不可能是你，即使是假设的时候，也不可能。”

“哼！这种话谁都会说！”

“哦？那你想怎样？”

“放学后跟我单挑一场，敢不敢？”

篮球队长攥紧拳头狠狠地说，眼睛里有喷火的愤怒。

听完了他的话，听夏轻轻地扬起了唇角，手慢慢地合拢着医务室的木门。

“好，随时奉陪。”

听夏转过身的时候，狄千雪就已经醒了。看着他一步步地走向自己，她不知道这是一种什么感觉。她真的形容不出来，总之是那种她从来都没有过的心里痒痒的很舒服的感觉。然而，那张明明上一秒还温柔得要死的脸，却在看到她睁开眼睛时瞬间阴沉了起来。

走到了她的床边，望着她，望了好久，久到她已经无法继续与他对视。然后，斜着眼看他面无表情地拿起棉花棒和红药水，坐在了自己的身边，小心翼翼地为自己处理着伤口。

好痛！！！

药水接触到伤口的时候，狄千雪本能地闪躲。

“现在知道疼了吗？”

他看了她一眼，忽然语气冰冷地说。

“别以为把我救出来就可以耀武扬威！！！我会变成这样，那都是谁害的？哎呀！疼死啦！你轻点行不行？我看还是我自己来吧……”

握住了狄千雪伸过来抢棉花棒的手，皱眉看着她，缓缓地开口：“如果乖乖待在我身边的话，哪会有人敢来欺负你。还有——不要乱动，你的手也受伤了。轻一点是吗？我可以的。”

说完，他放开了她的手。这一次，他的确轻柔了很多，可狄千雪还是觉得很疼。但她却一直忍耐着没有表现出来。因为当她准备第二次抗议的时候，她看见了他眼里的泪，浅浅地浮动在瞳孔上，雾气似的让人觉得难过。

“对了！！！那个猩猩是谁？”

某一刻，他好像忽然想到什么，没好气地再次开口。

“哪个猩猩？”

“就是看着你被围殴却连动都不动的家伙啊！”

“哦，他啊，算我男朋友吧。”

我不会让别人碰你一下（6）

故意这样说，或许就是想看看他发火的样子吧。结果，他也没让她失望，扑过来离得她很近很近然后冲着她愤怒地狮吼：

“男朋友？男朋友能眼睁睁地看着你被打得这么色彩斑斓？！”

“什么色彩斑斓啊？我又不是彩虹。再说人家那叫有风度！谁像你？！女生都打！”

“女生怎么了？欺负你就不行！再说你没看见那女的什么样啊？比他妈赛亚人都健壮，要不是穿裙子，我还真以为是个哥们呢？”

听着听夏小流氓一样的语气，狄千雪忍不住笑了起来。

“哎，我说你严肃点，我可没跟你开玩笑啊。赶紧交代，你跟那猩猩到底什么关系？”

“男女关系呗！”

“那跟我呢？”

“没关系呗！”

“没关系？！你也真好意思说！……没关系？！我让你说没关系！！！”

咬牙切齿地说完，听夏忽然吻住了她的嘴唇，先是狠狠地亲，然后在看到千雪皱起的眉头时，又瞬间变成了很轻很温柔的动作。

很久以后。他微微地抬起了嘴唇，声音有些沙哑地问着她：“现在呢？现在有没有关系？”

“没……”

狄千雪的话还没有说完，嘴唇就已经被听夏的吻再次封住了。这次，直到很久以后的很久，他都一直吻着她。

于是，那个初夏的午后，阳光灿烂地洒满了整个医务室，那个男孩温柔地拥着那个女孩，小心翼翼地亲吻着她。

窗外，树上的知了时断时续地发出悦耳的蝉鸣，如同他们脸上那抹若有似无的幸福微笑一般。

狄家。

客厅里，狄烈对着狄千雪大声地咆哮着。

“你怎么会跟莫氏的人扯上关系？”

“对不起。”

“难道你以为那个孩子是真的喜欢你才搞出这些事情吗？别天真了！小心被人玩死！！！”

“是。”

“要不是看在你母亲的面子上，我会白养你这么个没用的东西！”

“是。”

“总之！你给我记住！要是敢把麻烦惹回家里来，我绝饶不了你！！！”

“是！”

“滚吧！”

“是！”

面对狄烈的愤怒，狄千雪从来都是这样谦卑的姿态。不管他的语言多锐利，不管他的语气多难听，她都始终让自己保持着谦卑的样子。然后在可以离开的时候，再带着更谦卑的表情离开，就像现在这样。

不过，与狄烈错身而过的时候，她还是本能地看了那个人一眼。而那个人，是她的母亲。她的母亲，从始至终都站在狄烈的身边，也从始至终都没有为她说一句话，甚至连看她一眼的勇气都没有。

走上楼梯，背朝所有人的时候，狄千雪轻笑了一下。

这是她的习惯。每次想要难过的时候，她都习惯性地用微笑来安抚自己。或者，是习惯性地用微笑时那种肌肉上扬的力量来阻断眼泪的流出。

回到房间，重重地把自己扔在床上，凝视着天花板，狄千雪的脸上依然有微笑。其实，狄烈很好应付，只要把自己装成是一副奴隶的样子就好了，在这个家里，狄千雪唯一觉得难对付的人只有一个……

我不会让别人碰你一下（7）

“嗡！嗡！！嗡！！！”

手机忽然在口袋里震动了起来。看着来电显示上不停晃动的那组属于英国的号码，狄千雪觉得心已经跳到喉咙口了。

紧张，跟这个人有关的一切都会让她莫名地紧张。

狄罂玄，他便是她在这个世界上，唯一应付不了的人。闭着眼睛按下接听键，然后，那边的人低低笑，依旧是不变的邪魅与冷冽。

“呵呵，让我猜猜，千雪现在是不是很开心呢？”

“您……”她能听到自己的声音在抖，“……有什么事吗？”

“没有，我只是看见千雪被他牵着手的时候似乎笑得很开心，难道你已经喜欢上了莫听夏吗？嗯？”

低沉的，始终带着笑意的声音，听在狄千雪的耳中却让她觉得不寒而栗。

“我……我没有喜欢他。”

“哦？是吗？可是我却发现你笑得好开心呢，知道吗？看你那么笑的时候，我想起了一个人，我记得他没死的时候，你也经常那么笑……”

“别说了……求你，别说……”

哀伤的语气，狄千雪知道他想干什么，同时，她也深深地明白，不管自己怎样说，他应该都会说下去的。打断，或许只是为了得到一个短暂的停止罢了。

“别说？呵呵，别说什么？罂岚吗？你的意思是不要我说罂岚吗？可是，我记得你不是很喜欢罂岚的吗？就因为那个莫听夏对你微笑了几下就忘记了吗？我记得，罂岚为了你，可是连命都不要了呢！”罂玄语气和煦地在话筒那边对着狄千雪说着，“那个莫听夏也可以吗？也可以为了你而死掉吗？还有，你不是一直都相信罂岚的灵魂没有离开吗？那么，如果他的灵魂看到你爱上了别人，会不会很难过很难过

呢？他会不会再死一次，然后像第一次那样，流很多很多的血呢？不过我想，就算他真的再死一次，我们也看不到吧，啧啧，真可怜啊，流血的感觉应该很不好吧……”

“是为了要让我难过，所以才这样提醒我的吗？”

“呵呵，那么，你现在难过吗？”

“是的，我很难过。这样你满意了吗？”

“……当然。我很满意。”

“那么，如果没有其他吩咐的话，我可以挂断电话了吗？”

狄千雪的话刚刚结束，话筒那端已经传来了“嘟嘟”的声音。轻轻地微笑起来，握着手机的手慢慢地、自然地垂落，保持着脸上的表情，呆呆地看着天花板，脑袋里空空的什么也不去想。

直到手机再次震动起来，是听夏。

狄千雪看着来电显示的那两个字，上一刻微笑不变的同时，又再次地微笑了一下。只是，她却并没有接起来，任凭手机一遍一遍地响着，她只是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手机屏幕，表情也慢慢地安静了下来。

“放学以后我先去摆平那个猩猩！记得要等我哦！”

我不会让别人碰你一下（8）

最后一节课的时候，他这样对她说。她记得自己当时的反应，她记得自己对着他点了点头，然后，她便看见他再次好看的笑了起来，像光一样动人且美好的笑。然而放学的时候，她却被狄烈的司机接回了家里。然后因为他而被狠狠地训斥了一顿。不过，虽然上车离开的时候很匆忙，她还是有偷偷地看他的，看他被众人簇拥着跟孤单的篮球队长一起走向后操场。

她知道，篮球队长一定无法让他受伤的。他家里的随从都在，而且喜欢他的人又那么多，不管用什么手段，他都能够让篮球队长生不如死吧。所以，她一点也没为他担心，一点也没有。

想着听夏胜利时的微笑，狄千雪忽然觉得很困。翻过身，扯过被子盖在身上，打了个哈欠。

然后，轻轻地按下了手机的关机键，慢慢地闭起了眼睛。

然后，呼吸渐渐地均匀。

然后，一颗透明的泪慢慢地顺着眼角滑过她白皙的脸颊。

睡梦中，不自觉地再次收紧手指，紧紧地抓着被角。

四年了，从狄罂岚离开到现在。她所能依赖的，似乎一直只有薄薄的被角。

……刚刚，他是想让我难过所以才要那样提醒我的吧，可是，就算没有他的提醒，我一样不会忘记你的，罂岚哥哥……你知道吗？不管是谁，都不可以让千雪忘记你的。所以，刚才千雪并没有难过哦，你看，我都没有哭是不是？千雪现在很坚强，是不是？……罂岚哥哥……

英国，伦敦皮卡迪利大街。

圣詹姆斯地盘的尽头，一座爬满常春藤的老楼。

DUKES HOTEL——公爵酒店，201号房。

穿着干净的浴袍，站在厚厚的羊毛地毯上，他的脸上有笑，魅惑的笑。

电话旁，他的右手拿着话筒，左手食指死死地按在切断键上。然后，在某一刻，因为过于用力，他的手指不受控制地滑离了那个键。

于是，话筒那端传来了单调的忙音。接着，脸上的笑容一点点地僵硬、消失，然后，悲伤取代一切，蔓延在冷峻的面庞上。

那个少年说——

“没错。狄千雪是我喜欢的人，是我从出生开始，唯一喜欢过的人！”

然后，那个少女笑了起来，很好看地笑了起来。

巨大的复古落地镜里，映出电视里的画面，画面上，听夏拉着笑容美好的狄千雪的手。

“你已经好久没有这样笑过了吧……我应该很高兴，很高兴才对啊，看到你笑的时候，我不是应该像小时候那样，开心上一整天吗？为什么，为什么还要对你说那些呢？为什么呢？……狄罂玄——你为什么还不去死——”

痛苦地嘶吼着，拳用力地击碎了那面映出狄千雪笑容的镜子，鲜红的血一滴滴地流下，狄罂玄颓然地跌坐在地上，嘴里喃喃地、哑哑地自言自语：

“如果死了的话，我是不是就再也看不到明天的你了呢？……千雪……对……不起……千雪……”

眼泪不受控制地流下来，被抹去，再流下，再被抹去，再一次流下。

如果你幸福，让我死都可以的（1）

如果你真的可以幸福，让我死都可以的

“真的幸福吗？如果你真的可以幸福，让我死都可以的。真的，让我立刻死都可以，只要你幸福就好，真的。你真的是幸福的吗……如果你真的是幸福的

梦五街，4号，狄宅。

庭院里，狄罂语坐在藤椅上，仰着头，望着漆黑的夜空，静静地发着呆。

从很小开始，每当周围只有她一个人的时候，她便会这样。甚至很多时候，狄罂语会觉得自己存在得茫然且多余，不清楚自己到底是为了什么而存在着，没有什么必须要得到的东西，也没有什么是必须不可以失去的东西。就连讨厌狄千雪，也不过是一种长期的类似条件反射的反应而已。

某一刻，淡淡地收回视线。站起身，准备回去睡觉的时候，她看到了那个背着个大背包，正在翻越狄家围墙的人。

“你是谁？”

当那个人落地站稳的时候，狄罂语冷冷的开口。

直起身，回过头，看到狄罂语的时候显然是愣了一下，随即便故作轻松地笑了笑：“我嘛，当然是这家主人的朋友喽！”

“哦？主人的朋友吗？我怎么不认识。”

还是凉凉的语气。然而看清他的脸的时候，狄罂语也微怔了一下。

——莫听夏，那个笑起来像光一样灿烂的少年，此时他的脸上，青青紫紫地遍布着伤痕。

“嗬，你一个小女佣能认识几个人？”

“女佣？！你说谁是女佣?!?”

狄罂语听了他对自己的形容立刻便怒了起来。如果此时手里有个狼牙棒，她保证立刻将他的脸打成猪头。

“不是女佣吗？难道是女佣的女儿？”听夏思索着皱了皱眉，然后摇了摇头，指了指藤椅上的瓶装果汁，“好了好了，不管你是什么，我都不会揭发你偷喝主人果汁的事情。乖，早点去睡吧。”

用慈悲的语气这样说完，听夏已经转过了身。

“莫听夏，你到底想要干吗？”

拦住了他，冷冷地问。

没有回答，只是再次看向狄罂语的时候，听夏疑惑的目光开始透出隐隐的荫翳。

“忘记我了吗？”看着他这样的表情，狄罂语忽然没来由地生起气来，“真是贵人多忘事啊，白天你疯狂找那个贱人的时候，可是我告诉你的呢……”

“啪！！！”

清脆的巴掌声。这是狄罂语从小到大挨过的第一个耳光。

“注意你的措辞，有些形容词留给自己可以，但不适合乱用，尤其是，不要用在她身上。”

惊诧地捂着脸，听着他用漫不经心的语气发出的那些冰冷的声音，狄罂语忽然很想笑：“呵呵，打女人？媒体眼里优雅的莫听夏竟然打女人？传出去真不知道是什么效果呢？”

“随便。”无所谓地耸了耸肩，眼神却在下一秒里认真起来，“只要她没事就可以。”

“嗬，演技真的很好。不过，真以为所有人都不知道你以前是怎样的吗？装什么深情啊，看着都恶心！！！”

如果你幸福，让我死都可以的（2）

“哦？很了解我吗？”桀骜的唇畔绽放起一抹轻笑，邪恶且充满夜的味道，与白天里对着狄千雪微笑的阳光少年判若两人。

狄罂语望着他，眼神忽然有些痴。白天时光灿的他，夜晚里阴暗的他，究竟哪一个才是真的莫听夏？应该是现在的这个吧。或许，那个有着美好笑容的男子，只是因为某个特别的人而特别出现的。

“了解我的话一切可以更简单。”他用轻柔的语气说，笑容一点点地在脸上扩张，“忘记在这里见过我，不然，我是不介意让你消失的。”

说完，慵懒冷漠地看了她最后一眼，然后再次迈动脚步。

“威胁吗？”狄罂语问。

“不。是警告。”带着笑意的答案。两人错身而过的时候，听夏这样对她说。

然后，她转过身，看着他迈着轻快的步子走到那棵很靠近狄千雪房间窗户的老槐树下。她看着他，带着跟白天时一样的微笑爬上那棵树，跳进那间狄家最破的屋子。

“你可以吗？”

可以吗？可以让那个比任何人都习惯冷笑的狄千雪爱上你吗？如果可以，罂玄或许就能够解脱了吧。

狄罂语望着他消失的身影轻轻地问。然后，转身走进了狄宅，回去了自己的房间。

没有告诉任何人有关听夏私闯狄宅的事情，当然，理由不可能是听夏的那个警告，而是在她的心里，第一次出现了一种迷惘，一种很不确定却在思索时有喜悦感觉的迷惘。

“……我很想你。”

“罂岚哥哥，千雪也很想你……”

“真的吗？千雪很想我吗？”

“当然，这个世界上，只有罂岚哥哥是值得我想念的人……”

“……”

“……不要离开，求你，不要离开……”

“……”

“罂岚哥哥……”

“……不要走！！！”

挣扎着坐起来，泪眼朦胧地望着眼前对自己微笑的人。

“罂岚哥哥！！！”哭喊着扑进那个人的怀抱，“千雪好想你，罂岚哥哥，不要走，不要再离开千雪了……”

如同记忆中一样温暖的怀抱，狄千雪尽情地流着泪。那个人，一只手小心翼翼地揽着她的身体，另一只手则疼惜地抚摸着她的头，像安慰小孩子一样地安慰着她。

“哭吧，哭完以后就再也不会有眼泪了，我会好好守着你的，永远都不会再让你难过了。”

温柔的声音，低缓地在她耳边流淌。

“真的吗？”

狄千雪慢慢地抬起头，抹掉了眼里所有的泪。

她想看清他，然后，她看见了那个鼻青脸肿、眼睛通红的少年。然后，她用力推开了他，用力地甩了他一记耳光：“莫听夏？！……为什么要冒充他跟我说话？！”

“只要能让你不再难过，我是谁都可以。赵钱孙里、周吴郑王，都无所谓，你开心就好。”

如果你幸福，让我死都可以的（3）

听夏凝视着狄千雪，虽然脸上有很多的伤，但他依然坚持着对狄千雪微笑，很好看很认真的微笑。

狄千雪怔怔地看着他，好久以后，她忽然皱起了眉头："你的脸怎么搞的？"

"我的脸？怎么？不帅了吗？"听夏佯装成紧张的样子，急急忙忙地跑到梳妆台前，对着镜子上下左右一顿猛照，"没有啊，还是很帅啊？不，应该说还是帅得那样独一无二啊！！！"

听夏这么说的时候，整个人又再次地嬉皮笑脸了起来。走回床边，装成一副大人安抚小孩的样子抚摸着狄千雪的头："放心啦，我就算毁容也还是最帅最酷最让人百看不厌的，我这张争气的脸啊，是绝对不会给你见异思迁的机会的！！！"

"是啊是啊，这张脸呀，不知挨了人家多少拳，肿得跟沙包一样，还五颜六色的，真是争气啊！！！"

"靠！！！我比那家伙强多了，他多挨了我八拳九脚一个头炮，我保证他现在肯定比我头大！！！"显然地，听夏对于狄千雪的奚落很是不满，她的话音刚结束他便迫不及待地开始为自己的英勇平反，"要不是他第一拳打过来的时候我大意了，我才不会像现在这么惨呢！！！"

愤愤地说着。的确，那至关重要的第一拳啊，他就是没在意，结果没想到那猩猩还真有两下子，要不是他从小就开始练武，今天肯定废在那猩猩手里了。

"我明明看到很多人陪着你啊，而且你家的随护都在，他怎么可能打到你呢？"

"说好了单挑的啊，我怎么可能丢脸到让人帮忙呢。而且我就是要自己打败他，我要所有人都知道，就算只有我自己，只要我没倒下，就别他妈有人想跟我争你！！！对了，你刚刚说什么？什么叫明明看到很多人陪着我？"

“没，没什么啦。”

“你……”听夏看着支支吾吾的狄千雪，忽然轻轻地笑了起来，“嘿嘿，是因为有事所以才离开的对不对？其实你还是有一点点在乎我的，是不是？”

“没有，我才不会在乎你。”

“口是心非！”

“你……”

狄千雪语塞地抬眼想要瞪他，却刚巧接触到他凝视她的眼神……

专注的眼神。狄千雪不喜欢他的这种眼神，会让她产生强烈的不安。狄千雪最害怕的就是不安，尤其还是那些会让她感到喜悦的不安。

“我什么？你想对我说什么？嗯？”

他慢慢地靠近，嘴角边挂着浅浅的笑意，他用魅惑的声音问她。

“你私闯民宅，信不信我立刻报警。”

她深吸口气，故作镇定地对他说。

他笑，再靠近她：“可以，如果你想把事情闹大的话，我还可以告诉警察和你的家人，是你让我来这里的！”

“无耻！！！”

狄千雪白了他一眼，倒在床上准备继续睡。其实，她不得不承认，在看到他的那一刻，她其实还是喜悦了一下的，那种喜悦甚至让她觉得有点莫名其妙。

“为什么不把窗户插起来，有坏人进来怎么办？”

他坐在床边用略带埋怨的口气说。

“不会的。不会有人进来，我的窗子已经四年没插了。”

狄千雪这样说，说完的同时也惊异于自己语气的空旷，仿佛能够听得到回音似的。

如果你幸福，让我死都可以的（4）

“但我进来了！”

他这样说，然后继续靠近她。然后，她隐隐地感觉到了他透过衣服传来的温暖，那种温暖也在同一刻让狄千雪困惑。像她，大概就算跟别人赤裸相向也不会带给人温暖吧。人与人各有不同，应该是这样的。

狄千雪这样想的时候，听夏已经开始在那一句接一句地滔滔不绝起来了。不过，狄千雪却不去跟他搭一句话，只是任凭他在身边聒噪不休。

“你怎么都不理我呀？”终于有些意识到了，听夏皱着眉头像个小孩子一样地竖起食指，开始不停地轻戳狄千雪的脸颊，“让你不理我，让你不理我……”

挥开他的手，顺便翻了一记雪白的卫生眼给他，翻了个身，背对他时，狄千雪轻轻地微笑了一下。

“喂喂，你要是再不理我，信不信我吵得你们全家都醒过来？”

气势汹汹地走到床的另一边，他用威胁的语气跟她说。

“哼！”狄千雪斜眼看他，冷哼了一声，“就凭你？！”

她的房间离其他人的房间远到她都有点不想说了。他的声音再大，估计也只有她才听得到。

“嘿嘿，我有这个！！！”

他阴险地笑了两声。然后从身后拿出了一个超大的扬声扩音器。

“那个老板说，只要我把扩音效果调到最大，两百米之内都可以听到我的现场直播哦！！！怎么样？要不要试试看？！”

凝视着他，狄千雪此时的眼神已经在喷火了。不过听夏却依旧笑嘻嘻的，整张脸就是一副“你能拿我怎么样”的表情。

最后，狄千雪还是认输了。

“说吧，你到底想要我怎么样？”翻身坐起来。狄千雪彻底地投降了，她觉得他简直跟狄罂玄不相上下，他们应该都是属于那种生下来就是为了让她俯首称臣的人吧。

“乖！”看着她，听夏的唇角邪恶地上扬了一下，“我要你陪我把这些都吃光！”

说完，他拿起那个大大的背包，翻转、轻晃。然后，“哗啦”一下子，狄千雪的眼前出现了一堆食物——卤味、点心、零食、水果，一应俱全。

狄千雪有些傻眼地看着面前的“小山”，半晌以后忍无可忍地翻了一个巨大的白眼：“是不是我吃完这些东西，你就可以立刻滚。”

“难道你都是这样对待喜欢你的人吗？”

听夏故作可怜地说着，却依旧盯着千雪的脸，眼睛里闪着狡黠调皮的光。

狄千雪愣了一下，的确是愣了一下。

“喜欢？无论是喜欢别人还是被人喜欢，都很麻烦吧……所以……”她压抑着那股弥漫在胸腔的痛，“那种麻烦的东西，不要也罢，我不在乎。所以……”

“用颤抖的语气说这种话，你不觉得很没有说服力吗？”

他打断了她的话，脸上依旧有浅浅的、温暖的微笑。

她看着他，眼神一点点地平静下来。不再说什么，慢慢把身体向那些食物靠近，无声无息地吃起来。于是，他的笑容也一瞬间扩大起来，好看的程度也无限地放大着。

“你啊，就是太瘦，看——营养不良的程度跟非洲难民差不了多少！”

“……”

“我帮你剥柚子，多吃柚子很好，可以抵抗抑郁哦！”

“……”

“薯片等下再吃，先喝牛奶。”

“……”
“你怎么不吃草莓？”
“……”
“为什么不吃草莓？”
“……”

如果你幸福，让我死都可以的（5）

“吃一颗草莓吧？”

“你烦不烦？为什么要吃草莓啊？我……”终于有些忍受不住他的多话，抬起头准备骂他两句让他安静一会儿，却忽然在抬眼的时候看见了他眼里薄雾一样的水汽。

“吃一颗吧，你以前……我是说，你应该会很喜欢的，尝尝吧，就一颗，一颗……”

听夏的话还没有说完，千雪已经张开嘴吃掉了他手上的那颗草莓。

而他，呆了一下，然后继续呆呆地看着她吃完那颗草莓：“好……好吃吗？

你还……你现在喜欢……喜欢草莓吗？”

“废话！！！这么好吃的东西谁会不喜欢！！！白痴，本来是准备留在最后吃的，现在倒好！讨厌！给我！！！”

说着，狄千雪没好气地抢过了听夏手里的那个装草莓的袋子，笑着吃了起来。一颗、两颗……直到袋子里什么都没有才意犹未尽地舔了舔嘴唇。

“哎，吃草莓真的很幸福呢！！！”

狄千雪微笑着满足地说。

然后，听夏依然还是呆呆的表情，看着她，讷讷地问：“真的吗？吃草莓的时候……千雪……会觉得幸福吗？”

“当然。”狄千雪理所当然地说，说完已经开始攻击那个香气诱人的肥鸡腿了。

“真的幸福吗？”忽然，听夏一下子抱住了她，“如果你真的可以幸福，让我死都可以的。真的，让我立刻死都可以，只要你幸福就好，真的。”

他的声音在抖，像流泪了一样。

“有好东西吃当然会幸福啊！”她推开他，看着他红红的眼睛，轻轻地对着他微笑了一下，“傻瓜！”

“好吃吗？”

“废话！！！”

“真的吗？”

“废话！！！”

不耐烦地回答完他最后一个问题，狄千雪轻松地拿起一个苹果堵住了听夏的嘴。

继续拼命地往嘴里塞着各种各样的食物，她从没试过吃下那么多的东西，事实上，半夜饿时除了泡面，她好像也没吃过别的。

终于，在午夜1:35的时候，狄千雪吃光了所有的食物。

“现在……现在你可以滚了吧！！！”

咽下最后一口龙须酥，狄千雪摸着浑圆的肚子，有些无力地说。

听夏依然笑，似乎从面对她开始，他脸上的笑就没有停止过。

“等你睡了我就走。”他说。

“你——”当狄千雪勉强支撑起进食过量的身体，准备大骂听夏言而无信、得寸进尺的时候，他已经悄悄地举起了那个超级扩音器，对着她调整好了一个得意且神气十足的造型。

毫无悬念地，这次他又胜了。

狄千雪瞪了他一眼，无奈地钻进被子里，侧过身，背对着他。

带着笑意在她身后叹息了一下，然后，听夏也躺了下来，就躺在她的身边，仔细地帮她把薄被盖得密不透风。而她，也是一动不动地任凭他照顾着自己。无可否认，她的确感觉到了温暖，属于听夏的、带着淡淡清香的温暖。

屋子里静静的，狄千雪发呆似的望着前面，她在等着他开口，似乎已经习惯了他的吵闹。然而，很久，他都没有再说话，狄千雪只能听到那抹安静的心跳，坚定而有力的声音。

“喂，你……”

转过身，打算骂他两句，却刚好在回过头时迎上他凝视自己的眼神。

如果你幸福，让我死都可以的（6）

“你……干吗不讲话？”

“我唱歌给你听，好不好？”

他听到了她的声音，出神的目光渐渐流动起来，淡淡的笑容再次绽放，一瞬间，所有的星光似乎都暗淡了下来。然后，他轻轻地唱了起来：

没有你
整个世界都充满着可惜
没有你
哭泣或者微笑毫无意义
没有你
永远沉睡是我无限的欢喜
没有你
期待死亡成为我最大乐趣
一生一世
一世一生
不离不弃
不弃不离
哭与乐
乐与悲
悲与喜
我希望永远跟你在一起——
如果有你
生命拥有了欢悦的轨迹
如果有你
到处都是永恒 永恒的密语
如果有你

末日消失得没有距离

如果有你

末日消失得没有距离

如果有你

没有末日——

“难听死了！！！”

狄千雪捂着耳朵，口是心非地喊了一句。

他依旧笑着，伸手拉住了她扣在耳朵上的手，没说什么，继续唱着：

如果有你

生命拥有了欢悦的轨迹

如果有你

到处都是永恒 永恒的密语

如果有你

末日消失得没有距离

狄千雪不再说话，慢慢地闭起了眼睛。原以为自己会睡不着的，毕竟有个陌生人在房里应该会让人觉得不舒服，最开始她认定自己一定会一夜无眠。然而她却在他的歌声里一点点地困倦起来，并且被他温暖的手掌覆盖时，她忽然觉得拥有了一种名为安稳的感觉。于是，意识一点点地开始模糊。

如果你幸福，让我死都可以的（7）

“好听吗？”他轻轻地问她。

“嗯。”呢喃着回答他。

“幸福吗？”

“嗯……”

这是狄千雪今天所说的最后一个字，说完，她已经睡着了。

听夏凝视着天花板，唇畔的微笑浅浅淡淡的。某一刻，他小心翼翼地支起身子，轻轻地在狄千雪的额头上吻了一下。

她，似乎也在梦里感觉到了什么，嘴角微微地上扬了一下。

若……你真的是幸福的吗……如果你真的是幸福的……我会……很开心……真的……很开心……

他悄悄地在心里说，一滴泪不自觉地滴下，落在她的脸上，然后被他用手指温柔地抹去。

对不起……若……对不起……我爱你……若……我爱你……

窗外，凉凉的夜风安静地吹拂着，无数的星星在漆黑的空中闪烁着，光亮且忧伤。

闹钟在6:20的时候准时响了起来，狄千雪极不情愿地睁开眼睛，聚焦以后，本能地看了一眼身边。

莫听夏……他已经离开了。

翻了个身，靠近昨天他躺过的那个位置，轻轻地嗅了一下，有淡淡的香气。于是，唇边慢慢地飘起一抹浅笑。

今天晚上我会带更多好吃的东西来哦！

这是听夏留在写字台上的字条。狄千雪起床以后便看到了，接着，面无表情地揉成一团扔进了垃圾桶里。

拉开窗帘，推开窗子，清新的空气和着阳光一起钻进了屋子里。狄千雪享受地伸了个懒腰，舒服地闭起了眼睛。再睁开眼睛的时候，她看了一眼那棵能够让听夏爬上来的树。然后，便好看地笑了笑。

记得刚到狄家的时候，她也曾顺着它离开过这里，不过最后都被狄家的人给抓回来了。后来，她认了，不再逃了，也就不再去在意这棵曾经给过她短暂自由的树了。十年了，狄千雪努力想着，她发现自己已经忘了是从何时开始不再注意这棵树了。思索着，眉头一点点地锁紧又一点点地放松下来。

“谢谢！”

她这样对那棵树说，说得云淡风清。她不知道自己在谢这棵树什么，也不想知道。

出门的时候，听夏留下的那张字条已经不在垃圾桶里了。这次，狄千雪把它小心翼翼地铺平以后，又小心翼翼地把它夹在了日记本里。

走出狄家大门的时候，她便看见了他，平凡无奇的学生制服被他穿得神采飞扬。此时，他就坐在一台机车上，对着她很好看地笑着。

狄千雪装作没看见地向前走，走到他身边的时候被他拦了下来。然后，他递给了她一顶安全帽。

“为什么我一定要坐你的车？”她拿着安全帽，看着他冷冷地问。

“不为什么啊，如果你不喜欢的话，我们可以一起搭公车。”

“为什么我要跟你一起搭公车？”

“哦，那如果你还是不喜欢，我们可以一起走着去学校，我们……”

“莫同学，不知道是我的表述方式不正确还是你的耳朵有问题。”狄千雪看着他，皱着眉摇了摇头，“我为什么一定要跟你一起？”

听她这么说，听夏也慢慢地皱起了眉头，不过眼神却依然是调皮的：“千雪同学，我想搞不清楚状况的人是你吧！不是你一定要跟我一起，而是我－－一定要跟你一起才对！！！”

“你……”看着一副理所当然样子的听夏，狄千雪被噎得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

“我的车，公交，走路，你选一样吧！”

“我可不可以一样都不选？”

“可以。”慢慢地、重重地点了点头，然后，看着狄千雪的目光瞬间变得色迷迷的，“如果你希望我抱你去上学的话。嘿嘿，当然，你也知道，我是非常乐意让你在我的怀里……”

“你可以开车了。”

冷冷地打断了他的臆想。此时，狄千雪已经坐在了他的后座上。

笑着睁开眼睛，回头帮她整理了一下安全帽。

狄千雪看着他，看着他的微笑，而那些微笑里，明明就有奸计得逞的喜悦，却没来由地让她觉得安心。

“为什么是机车？”

车子发动的时候，她这样问他。在她看来，以他的背景，车子应该都是极端奢侈的，却没想到……

如果你幸福，让我死都可以的（8）

“因为只有风，才是绝对自由的。”

侧过头，他笑着回答她的疑问，绝美的脸上流光溢彩。

狄千雪望着他，有些呆呆的，她从不知道，一个人的笑竟然能够如此耀眼。

“坐稳了，要出发喽！！！”

他温柔地提醒她。然后，机车在马路上呼啸奔驰起来。轰鸣的声音惊起了树上的飞鸟。

“哗啦啦！！！”鸟儿们破开了树叶的遮蔽，振翅飞舞在了灿烂的阳光下。

狄千雪慢慢地抬起了头，看着天空一望无边的深蓝。风，在她的四周自由地穿梭。

她，轻轻地、淡淡地，笑了一下。笑的后面，是她迎风飘飞的黑发，自在且欢快。

英国，傍晚，若芋庄园。

“狄千雪是我喜欢的人，是我从出生开始，唯一喜欢过的人！”

电视屏幕上，是听夏给狄千雪的深情告白。

“从出生开始唯一喜欢过的人……真的是她吗？”

楚离，那个外表单纯美好，眼神却忧郁异常的少年，这样自言自语。然后，电视被关上，呆呆地凝视着前方，然后在某一刻，慢慢地站了起来，走到了阳台。傍晚的微风轻轻地吹起他额前的黑发。阳台下，若芋庄园的若海芋依然在田地里成片地开着。夕阳里，白色的花瓣被涂了一层淡淡的金黄，温暖而璀璨。

“若，他背叛了你，如果你知道的话？一定会很难过吧。不过，我怎么会允许他背叛你呢？如果他背叛了你，我的若不就等于失去了最爱的人吗？所以放心，我会帮若抢回他的，我要让他跟若道歉。然

后……若就原谅他吧，呵呵，我知道若一定会原谅他的，若最喜欢的人，不就是他吗？”

楚离凝视着庄园里的若海芋花田，淡淡地说。说完，便轻轻地笑了起来。

某一刻，电话响了起来。

“方叔，事情办得怎么样了？”

“是的少爷，我们已经找到悉小姐了。”

“好，马上带她回来。”

“是。”

电话挂断的时候，楚离的笑容似乎一下子更灿烂了。

“莫听夏，一模一样的容貌你抗拒不了，那么一模一样的声音呢？呵呵，还有，一模一样的血液，你，是不是一样的抗拒不了呢？”

轻声地说。然后，在若海芋幽幽的香气里，他依旧美好地微笑着。

爱的尽头会不会就是毁灭呢？（1）

那个爱的尽头，会不会就是毁灭呢？

有些时候，并不是只有死才是伟大的，为了心爱的人而坚强地活着，才是最勇敢的。因为也许恋人的死去只是一个梦，或者是一段幻觉，或者就算恋人真的死了，只要用心地找，也会找到的！

星光学院。布告栏前，很多学生都在议论纷纷。

“打成这样还要被退学，真够倒霉的！！！”

“杨瑾雯家应该很有钱啊，怎么会被整成这样？”

“再有钱也要看对手是谁啊？她家怎么斗得过莫氏财阀呢？”

“是啊是啊，听夏好像真的很喜欢那个狄千雪呢？”

“喜欢又怎样？还不是一时的。”

“没错！莫听夏以前的私生活就超级糜烂！”

“放屁！我们家夏夏那么帅，当然会有那些贱女生主动投怀送抱！！！”

“就是就是，善良的夏夏一定是因为怕她们伤心才没有拒绝她们的。”

“……”

“……”

站在人群里，狄罂语看着布告栏上的一张张照片。照片上，是昨天下午在餐厅里打了狄千雪的那些人。他们，都被整得很惨。而且，连同篮球队长，所有人也都被校方予以了退学处分。

外人的眼中，这一切理所应当都是莫听夏的杰作。然而，只有狄罂语知道事情并非同学们所想的那样。莫氏财阀的势力就算再庞大，要在短短的一天之内控制整个星光学院的董事会也是不可能的。目前，能做到这种程度的人，应该只有他吧。

“哥，你这样做是不是太过分了？”

“过分？哼，如果不是看在杨冰的面子上，她已经是个死人了。”

“就为了她，值得吗？”

“为了她，又有什么是不值得的？”

“哥……”

“罂语。这次你阻拦随护去保护她的事情，我先不跟你计较。”

“我……”

“希望不要再有下次。记住，试图伤害她的人下场都一样，即使是你，也不会例外。”

“……”

“……”

当狄罂玄冷硬的声音从电话那端消失的时候，狄罂语的脸色也已经苍白到了顶点。即使阳光温暖地照满了她的全身，她却依然觉得冷，深入骨髓的冷。

星光学院。二年五班，讲台上，数学老师发布着月考的成绩。

“……”

“……”

“姜木月，六十八分。”

“尹天骄，七十分。”

“纪湘婷，七十一分。”

“裴智羽，七十五分。”

“……”

“……”

爱的尽头会不会就是毁灭呢？（2）

此时，每个同学都屏息等待着自己的分数，整个教室都笼罩在一层紧张的气氛中，似乎，只有“那里”是不同的。

“那里”——是靠窗的第五排座位。墨色的双人书桌下，两只手正在进行着一场激烈的搏斗——左侧较大的那只手拼命地想要抓着较小的那只手不放，而较小的那只手却同时拼命地想要摆脱较大的那只手。

终于，大手成功地紧握住了小手。然后，小手的主人狄千雪，死死地瞪了一眼大手的主人莫听夏。然后，她微笑着狠狠地踩了他一脚。看着他吃痛地闭了一下眼睛，狄千雪得意地撇了撇嘴。

“狄千雪，九十二分。”

当数学老师这样公布的时候，狄千雪微笑着用力甩开了听夏拉着她的手。

“考得不错，继续努力。”

“谢谢老师。”

公式化的对话。狄千雪转过身的时候，对着听夏更加得意地笑着。然而，完美的胜利笑容才刚刚开始，就被接下来的声音给无情地打断了——

“莫听夏，一百分！！！”

当数学老师激动地用赞许加宠爱加崇拜的语气说完这六个字的时候，他，站了起来，优雅地笑着，慢慢地走向她。站在她的面前，他笑得如同恶作剧成功的小孩子一样开心。

“千雪同学，考得不错，祝贺你。”

他用礼貌的语气这样说。然后，缓缓地低下头，俯在她的耳边，语气忽然顽劣起来：“不过，还是输了哦！”

说完，他接过了数学老师手中的满分考卷，然后拉着思想还没有回到现实中的狄千雪回到了座位上。

“嗯……某人好像说过要愿赌服输，是吧？”

笑着斜眼偷看她，食指摩挲着下巴，听夏装成一副思索的样子。

“你……你一定是作弊了。”

“喂！！！想赖账啊？！作弊？哼，超过九十分的全班就只有你跟我，不过，你似乎跟满分还有一段距离吧。如果是作弊，也应该是你作弊了才对吧。”

“你……你答题的时间明明只有十几分钟……”

“天才跟小笨蛋总要有些距离吧？”

“我……”

“你？你什么？我看你是想要赖账吧？”

听夏这样说的时候，故意把眼睛眯了起来，装成一副很不屑很鄙视狄千雪的样子。

果然，狄千雪一点也受不了这样的激将法。

“哼！少瞧不起人了，输就输，你到底想怎么样？”

她说。然后回瞪听夏。然后，看见了他眼中的笑意。

“你想让我怎样呢？嗯？”

他趁着数学老师转身写字的时候，把嘴唇轻轻地靠在她耳边，温柔地问。

先远离了他一下，然后看着他那张充满喜悦的脸，狄千雪忽然也想整整他。于是，她也换了一副勾魂摄魄的表情，慢慢地，慢慢地向听夏靠了过去。她也把嘴唇贴近了他耳边。

“是不是我让你怎样你就怎样呢？”

“说说看吧。”

爱的尽头会不会就是毁灭呢？（3）

对着这样的狄千雪，听夏表现出了一副色狼被迷的状态。而对于这种状态，狄千雪很满意。

“我希望你什么要求都不要提，什么事都不要让我做。”

“做梦。”

她的尾音刚结束，他就吐出了这两个字。

“你——”

狄千雪有些语结地看着他。然后，他又对着她挑了挑眉，异常清醒异常挑衅地笑了一下。

终于，狄千雪在沉默中爆发了起来。高高抡起的拳头，狠狠地K在了听夏的脑袋上。

看着他痛苦的表情，狄千雪心满意足地微笑起来。然后……

“狄千雪！！！你对听夏同学做了什么？！”

一声巨吼，数学老师已经冲到了两个人的面前。

于是，狄千雪抬起头，瞬间恢复了一贯的安静表情，语气柔缓：“老师，我……”

“老师，她……”

这时，听夏可怜兮兮的声音忽然响起，抢断了她的话。

“老师，你别听他的，他……”

“狄千雪，你给我闭嘴！！！要是让我知道你是在欺负听夏同学，你就死定了！！！”数学老师凶神恶煞地阻止了狄千雪的辩解，然后转过头用充满怜爱的眼神凝望着听夏，“听夏同学，说吧，是不是狄千雪欺负你了，如果是，老师一定帮你做主，让她死得很难看！！！”

看着数学老师咬牙切齿的样子，狄千雪觉得自己就是一只小羔羊，只要听夏一句话，她立刻就会被生吞活剥了。于是，一副恶狼吞羊图慢慢地、清晰地浮现在了她的脑海中，让她不由自主地打了个寒战。

“老师，其实……”

听夏的声音慢慢地响起。至于他的目光，一直都是专注地停留在她的身上的。

狄千雪也看着他，看着他无辜眼神里暗藏着的得意。她不得不承认，她又一次地输了。

“你到底想怎么样？”她用眼神问他。

“认输了吗？”他也回了她一抹挑衅的眼神。

望了一眼数学老师吃人的表情，狄千雪压下不满，咬着牙点了点头。

“想不想让我放过你？”询问的眼神，或者也可以说是胁迫的眼神。

而她，没的选择，只能点头。

“那以后我要你做什么你都要照做，知道吗？”

摇头。

“老师，其实，狄千雪……”

“猪，我答应你就是了！！！”她用眼神打断了他对自己的陷害。

于是，两人的眼神隔空交流了起来。

“想让我饶了你？”

“废话。”

“嘿嘿，饶了你当然可以，不过以后……”

“是的，猪，你让我做什么我都会照办。”

“嗯，很好。现在，把你的手放在我手心里。”

“你这只猪！！！你想得美！！！”

“哎哟，第一件事就不配合是吗？”

爱的尽头会不会就是毁灭呢？（4）

“不配合又能怎样？”

“老师，其实，狄千雪……”

“好，算你赢。”

任命地白了他一眼，狄千雪无奈地把手放在了课桌下听夏早就已经摊开的手掌上。

轻轻地笑了一下，有奸计得逞的喜悦，还有……能够与她牵手的心满意足。

“听夏同学，狄千雪到底对你做了什么？”

数学老师的声音明显已经有些不耐烦了。

“她什么也没对我做，她只是说这次考得不好，觉得很对不起老师您辛勤的教导。她还说平时老师您对她照顾有加、温柔和蔼，这次的成绩实在是……”

面不改色地说着恭维的话。

十分钟后，两人一起目送着数学老师趾高气扬、满脸堆笑地走回讲台。

“虚伪！！！”她故意用嫌恶的语气对他说。

他却笑，异常好看的笑：“你还不是一样，刚才我那么说的时候你为什么没有反驳我，为什么不说其实你最讨厌她的课，而且背地里经常把她画成母猪再进行虐待，你说她如果知道你经常幻想她坐在老虎凳上的情景的话，她会让你活着走出教室吗？”

听着听夏的话，狄千雪瞬间像泄了气的皮球一样。的确，她家里有本类似满清十大酷刑的漫画，作者是她自己，主演自然就是讲台上的那位。不过，狄千雪决定从今天开始，取消数学老师全部的出镜资格。以后她漫画的主角只会有一个——

侧过头，望了一眼听夏，脑海里迅速闪过无数个整人恶搞的画面。阴森森、乐颠颠地笑着，狄千雪完全沉浸在了那些让听夏鼻涕横

飞、眼泪直流的情节里。

而听夏，握着她有些微凉的手，一点点地用自己温热的手掌温暖着她。望着她的笑，他也轻轻地笑着，美好得如同窗外透进的那些清澈的阳光一样。

星光学院，学生餐厅。

“十三、十四……十八……二十二！！！莫听夏同学，你该不会是把今天所有的菜都点来了吧？”

狄千雪瞪着眼睛数完了一桌的菜，抬头看听夏的时候，却发现他似乎并没有因为自己的惊讶而产生任何的反应。而且此时他的四面八方，早已被他的那些FANS围得水泄不通了。可他依然能够安静地微笑着坐在她的对面。他看着她的时候，总是那么温柔。不，或许用温柔来形容他是不完全的。当他望着她的时候，他就是温柔，温柔就是他。

“快点吃吧，看你瘦的，幸亏我不是狼，不然见到你，我一定泪流满面！”

说着，他盛了一碗冬瓜排骨汤递给了狄千雪。然后，在周围所有听夏的FANS或羡慕或嫉妒或难过或愤恨的眼光里，狄千雪悠然地接过瓷碗，一口气喝干了那碗汤。

“谁说你不是狼啊，我就觉得你是狼，而且还是那种对我居心叵测的狼。”

“我是狼？”听完狄千雪的话，听夏又好气又好笑地问着，“你觉得我是对你居心叵测的狼？”

“嗯！！！是的！！！”

咽下一大块红烧肉以后，狄千雪拼命地点头，然后又把一只红烧鸡翅塞进了嘴里。

“我是狼？呵，我是狼的话你是什么啊？”

“废话，这还看不出来吗？你是狼的话，我当然就是善良的小红帽啊！”

“哪有你这么难看的小红帽啊？看看你那张脸吧，嘿嘿，小红帽？小茄子还差不多！！！”

“还不都是你害的，再说－－”说着，狄千雪用力地戳了一下听夏脸上的伤，看到他龇牙咧嘴以后立刻满意地笑了起来，“你还不如我呢！被人打得万紫千红还好意思说！！！”

爱的尽头会不会就是毁灭呢？（5）

“我……我是英勇无敌，你懂什么，我昨天没告诉你，其实我是故意把自己弄成这样的，就是想让你心疼啊，结果你不就……”

这样说着，听夏看了周围的那些人一眼，忽然害羞且暧昧地笑了一下。

“结果怎么了？”

周围的人异口同声地问。

“结果嘛——”

“哪有结果？我巴不得有人能把他揍扁呢！！！”

“谁说没有结果！！！结果就是狄千雪同学扑在我怀里，求我永远都不要离开她！！！”

听夏气势凌人地说完，周围的人群里立刻开始有人议论起来。

“狄家的人就是不同凡响！！！作风好大胆哦！！！”

“是啊是啊！！！那天竟然还装出一副不认识听夏的样子！！！”

“就是，真恶心，我就说嘛，一定是她勾引夏夏的！！！”

“对对对，善良的夏夏肯定是可怜她才说喜欢她的！！！”

“……”

“……”

很显然，所有人都选择了相信听夏的话。

“莫听夏！！！”怒吼着，重重地把筷子拍在了桌子上，“不吃了！！！”

他笑！！！他还敢笑！！！而且，昨天她明明是刚睡醒认错人了才会对他说那些话的，他竟然……这个败类白痴笨蛋蠢猪！！！

“真生气啦？”盯着狄千雪气鼓鼓的脸，听夏忽然有些紧张起来，立刻用杀人的眼神制止了所有人的议论，然后小心翼翼地笑起来，重新把筷子放在了她的手上。

狄千雪不接，再次放下，他再放到她手上，她再放下。

终于，听夏服输地轻锁起了眉头。拿起筷子夹了一块笋，缓缓送到狄千雪的唇边，好脾气地笑着，温柔地道着歉："我错了还不行吗？吃吧，乖，吃一块笋，又香又甜的哦！"

"我错了，真的错了，原谅我吧，来，吃一口，乖，我错了，我错了……"

他不停地说着。直到，狄千雪的唇角控制不住地上扬了一下。

"真的知道错了？"她忍着得意的笑，依然装成很生气的语气。

"嗯嗯嗯，知道错了！！！"诚心诚意地说。

"好，那你说，你是不是狼？我是不是小红帽？"

听着她孩子气的话，他笑得异常宠溺："是是是，我是狼外婆，你是小红帽，可是你总得让自己胖点啊，这样狼外婆吃起来才会好吃啊！！！嘿嘿！！！"

"少废话！！！"吃掉了那块香甜的笋片，抢过听夏手上的筷子，她继续风卷残云。

"好吃吗？"

"废话！！！"

"多吃点！"

"废话！！！"

"我以后都会给你最好的！！！不管在哪里，我都会尽我所能给千雪最好的。"

"废……"

听完了他的话，她的那个"话"字被愣愣地咽了回去。

爱的尽头会不会就是毁灭呢？（6）

“白痴。”

没抬头，她恶声恶气地骂了他一句，然后便不再说什么，只是不停地吃着。以前，她午饭都吃得很少，每天都会剩下很多的菜和饭。但是今天她却不想浪费，一点也不想。因为这些东西，都是他给她的。都是他，看上去很用心地，给她的。而在很久以前，也有这么一个人，也总是看上去很用心地给她很多东西。可是，那个人却在她最幸福的时候离开了她。那么听夏，他会不会也在她感到很幸福的时候忽然地消失呢，就好像此刻这忽然出现在自己意识里的幸福感觉一样……

这样想的时候，狄千雪开始更加拼命地把食物往嘴里塞。然后，一滴泪，慢慢出现，没有流下，只是长久地存在于她的眼窝中，直到某一刻她抬起头，听夏温柔地用手指擦掉了她粘在唇畔的饭粒。然后，她很仔细地盯着他的脸看了很久，直到他温暖的笑容如同阳光一样晒干了那滴泪。

接下来的日子，是阳光明媚的。

每天早上，听夏会准时出现载着狄千雪去上学，晚上，他也会准时出现在她的房间里，变魔术一样地给她各种各样的惊喜。

至于学校里，听夏依然是万人瞩目的偶像。每个女生依然每天谄媚地围在他的四周，她们的脸上总是充满着笑容。没错，她们每个人的笑容都为了听夏而绽放。

而听夏，他的笑容却也只为了那个人而绽放。温柔的、贴心的、温暖的、孩子气的、恶作剧的……各种各样的笑容，都是专属于狄千雪一个人的。不过，她却仍是对他冷冷淡淡的。

不开心吗？看着他不停地围在自己身边，看着他千方百计地想让自己快乐，难道真的一点感觉都没有吗？一个人的时候，狄千雪总是会这样问自己。

没有！！！一点都没有！！！这便是她的答案。只不过，每次这样回答自己的时候，狄千雪总会自己都不曾察觉地微笑一下。

周末，傍晚，澄净纯蓝的天空一点点地变暗，强势的阳光也开始逐渐地柔和起来。

夕阳一点点地把天际的浮云熏染成艳红色，鸟儿们站在电线上，慵懒而惬意地鸣叫着，微风拂过，新绿的树枝轻轻摆动，带起一阵阵细微的清雅叶香。

狄家，三楼的阳台上。狄罂语坐在那里，就是刚刚，她看见狄千雪偷偷地溜出了狄家。

而狄家的大门外，是骑着机车在等待的听夏。看见狄千雪的时候，他依然笑，满足地。然后，机车发动的时候，狄千雪很自然地搂住了他的腰，很自然地靠在了他的背上。

凝视着两个人渐渐消失的背影，狄罂语慢慢地皱起了眉头。

莫听夏……这个男人是真的爱上了狄千雪吗？思索着，一段时间以后，锁在一起的眉头渐渐展开。

笑了一下，不屑地。爱？不爱？关她什么事呢？甚至连爱这个字她都不应该去想。爱上一个人……如果是真的爱上了一个人……那么，那个爱的尽头……会不会就是……毁灭呢？

狄罂语自认是个理智的人，所以，她不想自己被毁灭。

西方的哲人说过，爱之所以可怕是在于它的被动性，你爱了，不代表你爱的那个人同样爱你，而一切疯狂的根本也就在于“不爱”这两个字。

“下面是一则国际新闻：伦敦连续一周的异常暴雨天气终于停止，之前中断的一切交通问题都已经恢复，另外，有关专家透漏，此次天气异常现象出现的原因尚不明确，是否会产生一定的连锁反应尚属未知，希望……”

房间电视里传来的聒噪声打断了狄罂语的胡思乱想。

“哥，你要回来了是不是？”

爱的尽头会不会就是毁灭呢？（7）

她轻轻地自言自语。是啊，如果不是天气的问题，如果有一点可能的机会，他怎么会不回来呢？他说过，如果狄千雪死了，那么他一定也无法继续活下去。所以，这十天，他离开的这十天，他一定过得很辛苦吧。不过……

“哥，你一定很想念她吧，可是，如果你知道她一点都没有想念你的时候，会不会很难过呢？”

依然是自言自语。语毕，狄罂语的眼睛慢慢蒙上了一层水雾，无奈且忧伤。

城市的夜空渐渐地暗了下来，夕阳一点点地退成天际一道浅淡的白色微光，稀疏的几颗亮星开始隐约出现在了墨蓝的天幕上。

哈尔市，蔚海大道，756号。

“欢迎光临哈尔海洋公园，现在是夜公园时间，衷心希望每位游客都能够在这里度过一个浪漫美好的夜晚。”

广播里，温柔的女生不间断地重复着欢迎词，轻快的语气让人在听到以后自然而然地喜悦。

此时，音乐喷泉周围的彩灯全部亮了起来，水柱在迷幻的光线里不停地变化着姿态。长长的林荫路上，法国梧桐被装点得异常缤纷，如同一道道闪耀璀璨的华美光柱。空地上大片大片的青草和野百合，被和煦的夜风轻轻地吹拂着，飘起一阵阵沁人心脾的清香。

大概是周末的缘故，海洋公园里今天的人特别多，跟在父母身边的孩童，相互依偎的老人，手牵手的情侣，还有，跟周围人一样兴奋的狄千雪和莫听夏。

此刻的他们，看上去就像两个快乐的孩子。她的头上带着绒毛的兔子耳朵，手里拿着一个透明的充气塑胶锤子，不停地敲打着旁边的听夏。而他，带着一个红色的会发光的恶魔牛角，配上一脸幸福的傻笑，完全看不出一点天才的模样。哦，对了，他们的手是牵着的。虽

然狄千雪千百次地抗议过，但最终还是被听夏紧紧地拉住了手。于是，她不再挣扎，于是，看着不再挣扎的她，他笑得异常开心。

凝视他的笑，狄千雪又一次地茫然起来。这个人……似乎很喜欢牵着她的手走路。不！不光是走路，只要是一有机会，他都会拉住她的手。如同怕她会忽然消失一般，如同……

“累了吗？嘿嘿，要不要我背你。”

听夏回头看了一眼走得异常慢的狄千雪，坏坏地笑起来。

“想得美！！！快点走啦，我要去看海豚！！！”

没好气地说。快步走到他身边，对着他做了个丑爆的鬼脸，然后努力地甩开了刚才脑子里所有的想法。这便是狄千雪，在很早以前，她就已经明白了一个道理：如果思考的结果是难过，如果不思考的结果是快乐，那么她宁愿永远都不思考。

然后，就这样，他牵着她，嬉闹着随着人潮向前走着。

水族馆。幽暗变换的光氛中，可以听到悦耳的海浪声，可以闻到清新的海风。

水母墙里，数千只水母在明澈的海水里畅快地游弋着，千姿百态，缤纷华丽。淡淡闪耀白光的银水母，澄蓝的僧帽水母，绽如雪莲的朝天水母，明艳的霞水母……

“你看你看！那两只水母跟咱们一样，也是手牵手的。好幸福啊！呵呵！！！”

听夏兴奋地指着两只触手缠在一起的水母跟狄千雪说。

“屁哩！！！哪有像啊？我才没有那么丑好不好？”

狄千雪举起塑胶锤子狠狠锤了一下听夏的头，抗议地说。

“明明就很像啊！！！你看——”说着，听夏指了指那对水母，又指了指两个人牵在一起的手，“手也是这样地牵在一起啊，而且，离得也这么近。”

“要像你自己去像好了，我要去看海豚！”

忍无可忍地又一次重锤了他一下，狄千雪甩开他的手往前走去。

爱的尽头会不会就是毁灭呢？（8）

“小气鬼，配合我一次能怎样！！！而且明明就很像嘛，是不是啊，水母情侣？！”不满地说着，然后转头对着那对水母笑了一下，手指隔着玻璃轻轻地触碰着，脸上的表情柔和而温暖。

“喂！！！走那么快干吗，放心啦，海豚不会因为你像水母就逃跑的！！！”

故意说着会惹怒她的话。果然，追上她以后就是一顿暴锤。不过，即使是被打，他也觉得很开心。真的很开心，毕竟，她已经开始跟他闹了，也就证明她已经开始在接受他了。

“若，我就知道你不会一直生我气的，你已经开始接受我了是不是？放心吧，这次，我一定不会让你再伤心了！！！”

这样想着，听夏一边装成可怜兮兮的样子求饶，一边在心里暗暗地微笑。

训练池边，海豚在训练师的指挥下，不断地做着各种动作。

“海豚跃出水面的那一刻可真是美啊！！！”

看着腾空跳出水面的海豚，狄千雪由衷地赞叹着。转过头微笑地看了一眼听夏，却刚好看见他凝视海豚时忧伤的眼神。

“怎么了？”她轻轻地问。

“没什么，只是觉得人很可耻，真的很可耻，竟然为了满足自己观看的欲望，就用食物引诱海豚争相去做那么悲伤的动作。”他淡淡地回答，声音里隐隐藏着难过的心情。

“悲伤的动作？”狄千雪有些不解地望着他。

听夏静静地微笑了一下，慢慢地点了点头：“是啊，海豚跳出水面，是最悲伤的动作。因为以前有人跟我说过，海豚是这个世界上最深情的动物，如果恋人死去了，是一定不会独自活下去的。而之所以要跃出海面，只是为了临死前要看一看已经变成海风的恋人是否幸福。”

“可是，如果是活着且相爱的话，应该什么都愿意为对方去做吧。”

她这样说，语气淡淡的。

“嗯？”这次，迷惑的人换成他了。

“就算是悲伤的动作也应该无所谓吧，因为如果它的恋人并没有死，让它做什么它都应该很愿意吧，争着跳出水面也许只是为了让对方可以少累一点，也许只是为了要让对方可以不用饿肚子，所以，即使是最悲伤的动作，只要恋人还活着，就不会是悲伤的吧。有些时候，并不是只有死才是伟大的，为了心爱的人而坚强地活着，才是最勇敢的。因为也许恋人的死去只是一个梦，或者是一段幻觉，或者就算恋人真的死了，只要用心地找，也会找到呢！”

“那如果最后找到的只是一个很像很像她的人怎么办？你看，就像那只海豚，拼命地跳起来，以为自己是在为了恋人而努力，而其实很有可能，它的恋人早已经在他睡觉的时候就死掉了，变成海风了，现在在它身边的，不过就是一个很像很像她的人而已。你说，如果它的恋人变成海风就在它们的周围，看到它们甜蜜的样子，会不会很难过呢？”

失神的看着在水池里再次跃起的海豚，他忧伤地说着。

“不会。”她坚定地抬起头看了他一眼，“看着那个跟自己很像很像的人被它完好地爱着，应该就像自己被它爱着一样吧，就算变成海风，也会很幸福的微笑吧。而且事情也许并没有像你想的那样，可能海豚的恋人并没有死，只是失忆了，然后变了个样子在他身边罢了。也许……”

她还想说什么，却忽然被他抱住了。一瞬间，身体彻底地被他的温暖包围了起来。

爱的尽头会不会就是毁灭呢？（9）

“你……”

“狄千雪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好爱好爱你，好爱好爱你……”

他打断了她的声音，开始不断地在她耳边重复着爱语。一遍又一遍，深情且专注。

狄千雪有些呆呆地被他抱着，脑子里很空白。从相遇开始，他总是这样的告白，每次，狄千雪都是不同的情绪。

好笑，鄙视，不在意，气愤，无奈……只有这次，她似乎一点感觉都没有，只是很仔细地听他说着，心里不断地记着他的声音。他的每个字，每个语气，她都深深地用心地记住了。

她的心在疼，因为他绝望的声音，因为他真切的温暖，因为他悲伤的气息，或许，她也只是人，受不了这种温柔的好。所以，她的心似乎也在不知不觉间接受了他。

狄千雪淡淡地笑着，有些幸福的样子。

“千雪，你幸福吗？”熟悉且温柔的声音忽然在心里响起。

“罂岚哥哥，是你吗？”她在心里问。

然后，心开始针扎般地疼了起来。只不过疼痛的原因，不再是听夏了。

“你不是一直都相信罂岚的灵魂没有离开吗？那么，如果他的灵魂看到你爱上了别人，会不会很难过很难过呢？他会不会再死一次，然后像第一次那样，流很多很多的血呢？不过我想，就算他真的再死一次，我们也看不到吧，啧啧，真可怜啊，流血的感觉应该很不好吧……”

狄罂玄的话忽然回荡在耳边。

“不——”大吼着推开听夏，狄千雪逃离了他的怀抱。

然后，他呆呆地看着她，看着她一脸深重的难过，看着她那么悲伤地望着自己，看着她头也不回地跑出了水族馆。刚才，有那么一刹那，他觉得她的眼睛并不是在看着他，仿佛只是借由他，在看着一个对她很重要的人而已。

那种眼神，那种悲伤，锥心刺骨，异常熟悉。

听夏找到狄千雪的时候，她就坐在海洋馆门口的石阶上。第三十三阶，她就坐在那里，双手抱着小腿，下巴紧紧地贴在膝盖上。

他，凝视着她的背影，那么孤单，那么单薄，那么脆弱，那么忧伤，他很慢很慢地靠近，温柔地把她搂进了怀里。突来的温暖，让她不自觉地抖了一下，然后，慢慢地抬起了头，然后，他看见了她满脸的泪痕。是的，她哭了，或者也可以说，她一直在哭，哭得像个孩子，这是听夏第二次看见狄千雪流泪。那个白日里倔犟异常冷漠异常的她，似乎总习惯在独自一人的时候流泪。

“是不是我又做错了什么？还是我……”

“你离开的时候，可不可以告诉我一声？”

她打断他，语气似乎也沾染了泪水的哀伤，让人听过以后格外的难过。

“傻瓜，我永远都不会离开你啊！”

“不！！！我不要那种好听的承诺，我只要你答应我，如果有一天你要离开，你一定要提前告诉我，一定要！！！”

“我不会……”

“答应我吧，好不好？”

“我……”

“好不好？！”

一次次地打断他，她哀求着，声音里的绝望压抑得他差点忘记呼吸。

“好，我答应你，我答应你……如果有一天我要离开，我一定会告诉你，一定会的，所以，不要再流泪了，好不好？”

他温柔地拍着她的背，像安抚害怕打针的孩子一样。然后，她终于在他馨暖的怀抱里渐渐的安静了下来。然后，她忽然抬起头，对着他笑了一下。

爱的尽头会不会就是毁灭呢？（10）

“带你去个地方！”

她这样跟他说。然后，她拉着他走下石阶，走向她的那个目的地。然后，他任凭她牵着，凝视她的眼睛里充满着水汽。

“若，即使忘记了一切，你还是一样的对不对？明明看上去是那样的脆弱，可却在很多时候表现得比任何人都坚强。怎么办呢？呵呵，我好像越来越喜欢若了哦，怎么办呢？若……你是不是也还像以前那样的爱我呢？如果是，该多好……”

“刚刚答应了我一件事，对吧？”

到达目的地，她这样问。他点了点头。

于是，她狡黠地笑了一下，也点了点头：“好，现在是证明你有没有说谎的时候了！！！”

看了一眼她的笑，又抬起头看了看头顶那六十多米高的“自由落体”，听夏的身体，不受控制地抖了一下。

十分钟以后，他们已经坐在了“自由落体”上。

“如果你刚才说的是谎话，那么机器升到最高点的时候，就会发生意外哦，然后你跟我，都会从这六十多米的地方摔下去，粉身碎骨。”

机器慢慢升起来的时候，她笑着跟他说，语气轻松愉悦。

“小姐，你是不是有什么心理疾病啊？有你这么说话的吗？你俩要是想证明什么就自己玩去，干吗带着我们这么多人陪葬啊？”

坐在狄千雪右边的中年人听到狄千雪的话以后，显然地气愤了起来。

“怕死是吗？”转过头，她对眼前的人也笑了笑，无所谓地，“其实没必要怕啊，世界上像你这么大就生病挂掉的人何止少数，他们大多数都要在医院里痛苦呻吟，想求个解脱却往往不能如愿。你看，如果这次意外发生的话，从开始到结束不过短短数十秒，还来不及充分感

受疼痛就已经粉身碎骨了，要是能那样干脆，也不是所有人都可以遇上的。”

她云淡风清地说着这些，却听得她旁边那人脸色发青，盯着她的眼神好像看到了怪物。

“我要下去，我不玩了！！！”那个人忽然在某一刻大叫了起来。

“晚了，你已经下不去了，所以，好好享受这个过程吧。”

她故意用荫翳的语气跟他说，继而惹来他分贝更高的尖叫。于是，狄千雪笑得也就更开心了。

“咯噔！！！”机器升到顶点的时候，停了下来。

狄千雪低头看了看距离她很远的地面，又转头看了看距离她很近的听夏。

“后悔吗？”轻轻地笑了一下，她问。

他看着她，也笑，深情得灼人：“为什么要后悔？”

“因为再过几秒，很有可能我们就会粉身碎骨了。”

她淡淡地说。然后，坐在她另一边的中年男人痛苦地用手遮住了脸。狄千雪依然笑着，越来越好看地笑着，她知道，就算后悔，听夏也绝对不是最后悔的那一个。

“嗯，让我想想，好像真的有些后悔了呢？呵呵！”

“后悔你也下不去了！！！哼！！！等死吧！！！”

“我是真的很后悔。”他的表情忽然严肃了起来，甚至是有些忧伤的，然而唇边的微笑却依旧绽放得那么好看，“我后悔刚才为什么没有说假话，如果我说的是假话，我们是不是就能够真的一起消失掉呢？就算是粉身碎骨，也没有什么吧。”

他轻轻地说完，转过头认真地看着狄千雪。在与她视线相撞的时候，他故意把笑容扩大了一倍。

“啊——”

“啊——”

“啊——”

无数人忽然一起尖叫了起来。因为机器已经再次运转，像失去重力一般地跌了下去。

风，伴随着惊叫一起荡漾起来，拂过脸颊的时候留下微微的刺痛感，然而，他与她的世界仿佛静止。呆呆地，她凝视着他，从他说完刚刚的那些话开始，她就一直凝视着他。他也是，承受着她的视线，温柔的表情不曾有过丝毫的改变。

“罂岚哥哥，他真的没有骗我，所以，我要开始接受他了哦！虽然可能有一天，他也会离开，但他已经答应会提前告诉我了，不是吗……如果是那样的话，我就可以早些准备，不会再让自己悲伤得连哭的力气都没有。所以，罂岚哥哥不会怪我的对不对？千雪不是抛弃你哦，千雪只是……太寂寞太寂寞了，所以，请让这个人存在着吧，我决定……要开始喜欢他了！”

“啊——”

“啊——”

某一刻，他们一起尖叫起来，声音透彻且喜悦。

仰望天空，繁星垂挂在漆黑里，慵懒地闪烁着。用力地闭了一下眼睛，眨掉里面最后的那滴泪。然后，狄千雪忽然笑了起来。很好看，很好看很好看地笑了起来。

“罂岚哥哥，千雪笑了，千雪真的笑了，你有看到吗？”

不知何时，夜空中明媚起了属于周末的“欢乐焰火”，色彩艳丽的流光在暗色里?相辉映，呈现出无尽的华丽与璀璨。